

肅宗大王實錄

第五十一

補闕第五十一

自壬辰正月至七月

0230094
no. 59



230094

昭和7.10.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實錄卷之五十一
三十八年壬辰正月朔乙酉教曰勸農之教每下歲首而列邑守令視之文具
不曾着意奉行豈非未安之甚乎歲籥已改東作不遠固當另飭勸課且諸道
中被災尤甚處亦將設賑至於嶺東災荒最酷必須各別調賑哀我赤子不免
捐瘠其令廟堂申飭道臣以示予重農恤民之意○禮曹參判金鎮圭上疏論
國書事曰國書設有失體既受之後不可還退况此光字是其祖二名中一字
本非所可諱又嘗用之於乙未壬戌文書則其可追嫌其犯諱而必要改送耶
復書外面題封之不如舊式亦甚簡慢文雖曰新定禮式如此而信使發行前
彼以節目來講而未嘗及此我乃改書如其式則不幾於用夷變夏歟自古交
隣者或有改國書於未傳授前而未聞使臣奉書出境入他國已傳授而追還
改送者為使臣者乃反曲稽彼言還賁已傳之國書馳啓請改似此舉措其可
感動殊俗耶宜自廟堂責諭使臣使其決不可改送何必徒事聽從不恤恥
辱使隣國益肆輕侮之心哉藉令使臣爭執而彼不即從亦當更諭使臣以已
出疆之國書非其所敢請改使臣之初不能不離江戶一步地而力爭者已失
矣而朝廷終不可許改宜以埋骨馬島為期而要馬島更傳國書毋致委君命

辱朝廷云爾廟議計不出此惟恐其不許改書仍致生釁臣謂其所慮者過矣
仍請更詢廟堂答曰所論誠有意見而纔已處分不必更詢○丙戌右議政趙
相愚四度呈辭下優批遣承旨傳諭○以宋正明為大司諫梁聖揆為執義吳
命恒為副校理李明浚為修撰尹就履為弼善○丁亥獻納權世恒在鄉陳疏
略曰歲抄蕩滌蓋出同慶之盛意而臺閣還收之請獨及於異己之人一一繳
還殆無一遺如韓構之身為元惡者混被甄叙金春澤之罪惡十手所指而少
反請宥之不暇以 殿下視同仁之德一任其低仰而莫之禁何也况臺閣
處置自有一時之是非而玉署公勘反勤嚴教適足以增黨人之氣勢臣竊惜
之末言吳始復事曰十年窮囚年迫八十獨子死後悲哀喪性情理窮毒誠不
忍聞而因一梗言竟靳恩需何 殿下不忍人之政獨及於諸死囚而不及於
無告垂死之一舊臣乎答曰玉堂處置是非不明而反謂公勘至於吳始復事
罪犯甚重當初旃棘亦出寬典而乃以竟靳恩需等語費辭張皇殊甚未便也
○備邊司啓曰今此國書之改送雖出於朝廷叅量事勢屈意勉從而奉使之
臣不能極力爭執徑離江戶誠有失職之罪從當有從重論責之舉矣今者只
以國書追送未有一言明示朝家之旨意事涉踈漏自廟堂作為一通文字別

單啓下後使之傳給於使臣似當 上從之其別單即自備局責諭於備言辭

命式例之重初不能爭執而國書中犯諱之字雖出無情偶下既稱國諱猶不

即改乃以其國國諱為對拒之辭者語不成說使臣不能反復爭執徑離江戶

為大段失着又曰今以通信為名而未傳我國之書不受回答之語空手回程

此實前古所無之事我之書儀初無虧失彼國乃以既受之書投還於使臣此

豈義理之所可為者乎天下有聞其將以為如何所當據理明辨而使行既離

江戶還向馬島今若只守前例不為許改則直雖在我亦非待隣國和平寬大

之道故以此稟裁雖改書以送而使臣不能固爭率爾回程殊甚失職朝廷從

當有從重責罰之舉使臣諒悉此意更加惕念隨事善應毋至於重失奉使之

體○戊子以趙錫周為掌令金始煥為輔德李世瑾為修撰宋徵啟為承旨○

去冬江華府罪囚鄭濂者濂本江華人以匿名投書書同囚人呈狀其末端書

以同囚大辟中書此呈狀者有友京中探示時變故的知當今驩屑及掛書白

烏門事留守閔鎮遠見而驚駭招問其呈狀者其人以實對因推問於濂則供

稱今年秋間同囚金英成英成本江界人自稱曉解地術出入言渠自少出入

胡地居生於彼地八高山部落中者亦三年鴨綠江越邊有所謂利滿坪彼我

國有罪逃亡者屯聚幾至七八千名皆以咬獵為事近來所謂海浪賊皆此輩
出沒劫掠以備糧資者也延恩門掛書印迹恰似彼國印迹必是利滿坪賊人
之所為此輩與我相親我時時越去討喫所獵魚肉如汝能文善卜之人此輩
欲得而未能恨汝牢囚獄中無由脫出也答以聖明在上忠良滿朝不可從事
於叛逆之人英成曰然則內官中平安道人康姓劉姓者乃吾知舊族屬吾早
晚出獄直往京城因此人上達仍薦君才同往勦滅利滿坪賊窟好矣又於病
重時謂曰為我作書於子女告以永訣之意又曰柵門千搃劉章季與我同年
生曾有約束之事未成而橫死他鄉可恨須以此為書辭云此言極為異常故
適寫同囚人狀辭果書此言於末端矣本府囚推英成則英成縷縷自明以為
濂同囚時謂渠曰聞朝家頒令陳告掛書人者雖死罪亦赦君自少出入彼地
如知其苗脉須言於我使得生活答以何由知之而燕行時往返之說果為言
及而八高山入往居生云者千萬無據其他說話亦皆稱以萬萬無據鎮遠以
此馳啓該曹請移禁府禁府發遣都事拿來請依例設鞫英成供辭與江都時
略同鞫廳請面質英成多自明而亦不能全諱以為利滿坪居人必是我國逃
亡者盡滅此類則好矣之說及與濂同往江邊勦除利滿坪賊徒事及因內官

康姓人上達事作書子女事等說則果為言及而海浪賊與利滿坪相通延恩門掛書印跡恰似彼國印迹之說及八高山三年居生及與濂越去利滿坪之事劉章季約束未畢等說皆以為不出於口鞫廳奏言英成不能牢諱而掛書印迹一款亦非英成所目覩則濂之以恰似二字為英成所言者出於抑勒請刑推濂濂受刑三次始承教其結案以為印迹恰似彼國印迹而海賊與利滿坪相通之說果是做出且聞英成與劉章季相親做出約束之說敷衍為辭皆是死中求生之計律以誣告反坐不待時斬籍沒家產英成以所言於濂者亦非盡為虛罔不可全然放釋移刑曹以亂言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己丑上御崇政門受朝參禮曹判書尹德駿請疊設書院乞額疏一切防啓都承旨權尚游曰大賢書院何可一例禁斷乎聖人天下共祀大賢之疊祀亦何妨也寺刹則不能禁徒欲禁書院未知其可也 上曰疊設書院一遵禁令勿許賜額可也德駿又陳庭試處所狹隘請特設初試 上不許正言權益寬進啓金海定配罪人河撲殺其子欲掩其跡又復結項於已死之後人理之所不忍請還收減死定配之命依律處斷又論義州定配罪人李後說私賂異國上欺國家事關邊情罪無可恕請還收減等之命又論韓構以重嚇之父釁累至重李秀

雋以科賊謀主負犯彰著請還收歲抄蕩滌之命 上並不從又論前掌令申慶濟崖異衆論費辭引避有若訟寃辨誣者然前修撰李宜晚敢於處置之際顛倒是非獻納權世恒挺身左袒敢以玉署公勘反勤嚴教為辭其不畏公議曲護私黨之罪不可不懲請並罷職從之○庚寅終日大風祈穀祭壇所遮帳裂破祭器傾側祭官等請依壬申辛巳例奉置神藏於壇上奉安神版於藏中而行祭從之○辛卯以金斗南為獻納柳鳳徵為掌令尹聖時為持平○壬辰領議政徐宗泰初度呈辭特遣承旨敦諭時三公同時在告鼎席一空○大司憲權尚夏上疏乞遞答以今姑勉副仍諭以安心就途○癸巳以俞命弘為承旨李健命為大司憲趙錫命為文學○領議政徐宗泰以承旨敦諭上劄辭謝上賜優批○通信使趙泰億等在大坂城馳啓曰臣等還到大坂城對馬州太守平義方來見為言犯諱一字既已改下使者二人齊來傳授於我待貴國書改來即當交付臣等使奉行等探問則以忻懼二字改來云復書一款今無可慮而國書回來遲速有難預度日夜懸望矣○甲午去秋禮曹叅判金鎮圭奉使江都還白通津等邑失稔請初不付種處給災後又因大臣言命畿甸諸邑初不付種處一體查驗給災監司朴弼明條列各邑災結凡六百餘結以聞

廟堂疑其太多請發遣戶曹郎官摘奸戶曹判書金宇杭以地部郎摘奸有異常規請寢其命每結各減春收米三斗上從之至是鎮圭疏言其不可白初不付種之給災者丙戌一千五百餘結戊子一千六百餘結庚寅二千八百餘結而今乃以六百餘結謂之猥多而疑有虛冒何也請依狀聞結數而給災疏末又論尹德駿所請大賢書院勿許疊設之非曰近來祠院固有濫冒亦多弊端惟當防其濫而祛其弊何可並與大賢所俎豆而一例禁斷乎甲戌儒相入朝請申疊設之禁而從祀諸賢及大名賢謂當別據優異未知長僚不記儒相所建白而有此請歟答曰兩件事日昨處分子未知其不可不宜數數變改也○乙未太白見已地是後屢見○以尹趾仁為都承旨具萬理為掌令趙錫命為持平李健命為吏曹叅判李光佐為副提學李晚堅為副應教申鐔始得末擬權忤為修撰李明浚鄭弼為校理明浚旋移司諫朴弼明為大司憲洪禹瑞外補殷栗縣監禹瑞庚寅堂劄後竄配宥還不惟不置舊踐又從而斥黜之物議大不快○己亥平安道順川等邑地震○左議政金昌集呈辭至十九上命今姑勉副遣承旨敦諭右議政趙相愚○諫院論臺閣之處置見遞者雖有特出之教不敢承命所以畏公議而重臺體也前掌令洪禹寧既遞還仍之

後揚揚詣臺張皇臚列前持平鄭措晏然承牌陳疏受賤請並罷職○蕪文學
朴鳳齡曾因吳命恒疏復仍吏曹正郎至是上辭疏曰洪禹瑞通擬銓郎久矣
中因論事獲罪坐廢公議嗟惜恩叙既下舊擬當前而全事枳塞一不檢舉汲
汲斥逐如恐不及如禹瑞之地望先於人者公然擯黜似此舉措其可以服人
心而開公道耶仍引古人同其退之義請遞本職答曰洪禹瑞之地望匪曰不
合於銓郎昨年堂劄殊甚駭異旋授舊踐則不可也○庚子引見全羅觀察使
柳鳳輝勉諭而遣之○吏曹判書趙泰考以朴鳳齡疏論洪禹瑞事上辭疏以
為禹瑞等慢侮儒賢之習宜有薄示公議之舉今雖因赦收叙一番補外焉可
已乎答以今茲外補未見其不可意外起闢在我何損○辛丑以金昌集付行
判中樞府事崔重泰為承旨徐命遇為掌令金東弼為持平宋成明為文學尹
德駿為京畿觀察使申鐔為兼輔德洪重休為修撰○召對玉堂官講官洪致
中李世瑾因書中復讎雪恥之語反復開陳請追孝廟之遺志明春秋之大
義且言今年適丁壬辰願毋忘播越之辱以思自強之策上開納之翌日教
曰皇壇大祭每令攝事予心不安脚疾雖未瘳必欲親行又命王世子陪祭
史臣曰今年又丁壬辰天朝再造之恩尤有所不忍忘者主上不顧疾痛之

在己必欲親祀皇壇志士忠臣有足以隕涕於絲綸之下也○癸卯 上與世子謁宗廟永寧殿藥房請依昨年例令大臣攝行奉審 上初不許藥房力請始勉從之○甲辰領議政徐宗泰呈辭至十二上 上姑許勉副○日前正言權益寬改洪禹寧鄭楷罷職啓辭措語以為王署處置雖未一出於公議而不可冒沒承命正言李承源以此引避略曰兩臣啓辭中畏公議重臺體者誠是的當語而今忽變其辭反以王署處置謂之未出公議者何哉益寬對避曰所謂畏公議三字蓋言既遞還仍之臺臣不敢承命所以畏公議之議其後而泛論之也何嘗以宜晚處置為公議也其下斥承源以為太無嚴是後憲府處置遞承源出益寬○右議政趙相愚以未參太廟展謁上劄兼陳休致之懇優批不許○乙巳以李塾為禮曹判書申鐔為校理鄭棫為副修撰洪致中為吏曹正郎南一明為司書徐宗泰付行判中樞府事○丙午 王世子謁永昭殿○副修撰鄭棫以前日李塾吳命恒疏斥上辭疏曰向者銓長斥臣兩疏以辭意逶迤有欠白直欲驅人於黜黜之科吳命恒之疏則非對下之語即一彈臣之文也又曰今此掌銓之臣務為包容之論而當枳之論騰沓於向來章牘則論議之嚴可知矣蓋塾為銓長時停棫舊望故疏語如此答曰當初疏語自有所

執當枳之論非出公心整以此陳對疏以為因一乍停舊望噴出無限怒氣答曰卿之疏語太欠和平未可曉也○丁未時領左相已遞右議政趙相愚方引入上命備局啓下公事中有可以劃即覆奏者有司堂上問于大臣稟定○戊申藥房入診上有臂脚痛曲池肩髃絕骨三里等穴定以二月初二日始灸都提調李順命等以上脚患未差請皇壇祀事姑令攝行上不從順命等固請上教以前頭觀勢為之○以宋相琦為都承旨吳命恒為副校理權詹為修撰權尚夏特除漢城判尹呂必禧為說書李世瑾為修撰魚有龍為文學金尚奎為正言黃龜河為持平趙錫命為司書○庚戌月掩食木星○都目政以柳述為輔德金有慶為司書李明俊為副校理李緯為應校李夏源為司諫洪致中為北評事李澤出補茂長縣監澤與洪禹瑞在玉堂同時被罪人也○辛亥命設行泮宮上旬輪次課製賜居魁洪尚容直赴會試○壬子流星出柳星下入南方○都承旨宋相琦上疏以曾經藝文大提學而今此都承旨例兼藝文直提學官序難便乞照例處置吏曹回啓以為曾在壬寅故相臣金壽恒以時任大提學拜都承旨故教旨中藝文直提學減下矣直學減下雖有前例時任與曾經有異不可引例於今日其曰不可降授者元無可據之實請勿

許辭免從之○二月朔甲寅○乙卯藥房入侍 上受灸肩髑曲池至初四日始停灸備局有司堂上金鎮圭同入稟定緊急公事數條○初文武科直赴殿試者只赴式年不得赴他榜中間又命許赴增廣及別試 孝廟後又許武直赴則並赴庭試謁聖等榜今 上乙酉相臣徐文重以為武直赴之許赴庭試大非法意 上命勿赴至是因藥房都提調李頤命所白復命武直赴許赴今庭試○丙辰以李熊徵為掌令朴鳳齡為校理洪重休為副校理○執義梁聖揆上疏請寢畿內各邑初不付種處減米三斗之命依當初所定特為給災又請庭試設行於昌德宮仁政殿俾無狹窄難容之患答曰上教所陳令廟堂稟處庭試必設於時御所殿庭自是古例不必變改也○丁巳藥房入診 上以庭試依謁聖試士時並通泮水堂之例崇政殿內外庭並許入為教又因藥房提調趙泰考之言命外庭別為懸題別為收卷使無爭入內庭之弊○以申鐔為校理○戊午藥房入診 上受灸環跳穴初十日始停灸○右議政趙相愚三十二度呈辭 上遣承旨敦諭相愚對以更加調治數日忍死趨朝後二日出仕○江原道春川昭陽江卯時斷流至辰末復常○己未以金有慶為持平李明浚為副修撰金東弼為文學○庚申行判中樞金昌集上劄論通信使

之罪曰國書改送已屬成事今不須追論而為臣子者啣命出疆既傳國書則設令真有可改尚不可受其還退而請改於本國况今日事我無所失彼甚驕妄則惟當引義據禮明言善曉使不得肆其無禮而乃不肯力爭惟其言是從徑首歸路請其改送古人於所持之節尚與同卧起則况此御諱所載者耶然則此其罪豈但不能專對而已前後之狀略無引咎之意有若善自周旋惟恐改送之或遲所慮者只在其身之留滯而君命之委國體之壞曾不以為恤故也我國之於倭人計在羈縻雖不與之較絜曲直而在我臣子則又何憚而不罪其罪耶昔在丁未回答使呂祐吉等之還以其所賫來彼復書只書關白姓名不書國王又其執政之答我禮官書直名之責使臣之辱國兩司並發拿鞫之論以今使臣之所為比諸丁未則其為辱國不啻倍蓰而臺閣之上尚無一言世道之日下良可慨然為今之圖宜趁使船之未到泊預遣金吾吏卒於境上待其回還即為逮來以正其辱國之罪使彼稍知我國禮義之尚存則可為食菴之一助矣前歲西塞奉使之臣受上北差之慢書此則猶可諉以未諳格例今此南使辱國之事誠非尋常罪過若不重施王章以勵臣節則尊君之義必轉益晦塞矣 上遣史官賜優批曰卿之劄陳辭嚴義正使臣辱國之罪不

可不正拿問定罪焉○持平金有慶啓曰今此通信使等不識專對之義大失使臣之職彼書外面式例不遵舊例其傲慢無禮誠極駭惋不待折見即當嚴辭退斥而初既無一言相抗况彼之憑藉不偏諱之二名不欲國諱之許改亦出於操切輕蔑之意而又不能以法義事理明白曉諭而終不力爭徑離江戶借倭馳啓指揮朝廷直請改送古今天下安有如許道理耶人臣奉命出疆少有難處之端則隨機應變善為周旋不然則死生以之期於埋骨事理當然而專昧此義既傳之國書還為持歸彼國之答書不得受來空手回程已極無據觀其前後狀辭全無惶慙引罪之意只以行期淹滯為憫乃以國書改本周夜下送為言如使今日使臣稍知朝廷之可尊君命之為重則其何敢貽辱國家若是其甚哉昔在宣廟朝信使呂祐吉等所坐不過禮官姓名所書之書仁祖朝李德侗等航海還朝之時只以行中船隻三日遲待之故前後皆有拿鞫之舉祖宗朝嚴使命重國法之意蓋可見矣物情久益駭憤請通信三使臣待其渡海為先並命拿問定罪無論譯舌之不能居間周旋善為開諭致有此舉誠極駭痛請行中首譯任事諸譯並拿鞫正罪從之○以南一明為正言權煬為司書○大司成崔昌大上疏論洋中事變通者若干條曰近來京華門

闕子弟以不入泮宮為高致由是身為章甫而平生不跡聖廟因至決科登朝者比比有之宜自今設法京居生進參釋奠兩次滿食堂十二點方許赴舉蓋寓一月一點之意其未為生進時已參釋奠兩次者及新得小科未滿一暮者勿論京居幼學亦參釋奠兩次後許赴大科令本館錄置參祭舉案及食堂到記每當臨科修正出付錄名官如幼學講小學照訖付試所之為以備考驗乞下禮官議稟施行又論聖廟大小門闈並無名號如東西末門大小夾門神門香門名義既欠典雅稱謂又難識別宜並用嘉名分揭諸門又論本館奴婢身貢合後木為三疋為其役重而名賤也百方謀頃萬端飾詐假托私賤冒稱良人流亡散徙不可勝記今宜還復舊制減捧一疋則逃者復還死者復生刷出者無復頃免新生者無復隱漏不出十年其數十倍乞下廟堂財量分付上令廟堂稟處是後久寢不為覆奏○辛酉掌令韓永祚以大臣劄斥不論通信使之罪引避而以為與上使趙泰億有世所共知之嫌故泯默而不敢言掌令李熊徵又以此引避以為徐待使還得其實定其罪名誅之可也竄之可也而徑先斷定直加入臣之大罪其論則固是嚴截而抑恐反涉於輕遽也皆退待○命蠲畿內各邑初不付種處田稅及春秋收米因觀察使尹德駿之狀也金鎮圭之

疏見寢梁聖揆疏未及覆奏而德駿又有此請故廟堂始請依狀許蠲○壬戌以朴鳳齡為獻納○永同生負鄭來昌上疏請以先正臣宋時烈配享 孝廟廟庭答曰此非一儒生獨自陳疏之事况廟庭追享曾所未聞決不可輕議也○通信使趙泰億等去十二月到河口馳啓曰改下文字馬島奉行等以為改作忻懽而亦成文理故不復致疑以此仰達矣即送首譯問于島主則以為當初奉行錯看誤傳而所改果是戡字始為謄送其原本臣等矇然馳啓之失在所難免惶恐待罪○癸亥備邊司啓請泰安防禦之任既移安興則仍存府使之號殊無意義請降府為郡以堂下武臣擇差仍行安興協守將習操時行中軍事又以巡撫使李晚成觀察使趙道彬言請罷溫陽郡守兼營將之號復令海義縣監兼之並從之○藥房入診都提調李順命奏言故監司李端錫清白著稱其妻子不免凍餓宜更為依前廩給蓋端錫妻于曾有給廩之命上從之○日前前佐郎李萬葉上疏論通信使之罪屢呈政院而不捧萬葉乃以護黨掩蔽等語侵攻政院政院始措辭入啓其疏略曰我國之於島夷有陵廟百代之深讎壬辰之辱挽河難洗我國之忍恥通信者國小力不能之致為使臣者但當禮法自重節義自嚴隨事善應務尊君命然後方可使隣邦畏憚本

國增重顧彼使臣等觸事受侮專為軀命及其答書之受出也其為悖慢前所
未有隱然若以上國待屬國者然至以本國御諱犯書肆加壓倒之辱理宜驚
違痛迫責以非禮喻以違式碎首爭執埋骨為期則亦豈無怵然回聽之道而
曾無一言爭難遽爾離還至於已傳之國書一任倭人之退却而晏然還受敢
以國書改送之意猥請于朝家而首尾精神只在光字之改或曰在我之道不
容不改或曰改本同夜下送云云不待朝家處分任自指揮朱雲若在必請尚
方之劍而彼廟堂諸臣汲汲請對直以改送國書仰請乃使辱國使臣一日偃
息是豈不大慚於天下後世乎惟彼三臣俱是色目中名流故左牽右掣各自
譙黨蒿目鉗口迄不敢雪君父之辱討使臣之罪今日殿下之廷臣果皆非
忘君死黨者耶噫向來燕行咨文之見夫即趙泰考等事也見上實前古所無之變是不
翅棄君命於草莽其可諉以無妄而怒之乎去年清人輩欽差大人之書此何
等慢辱而奉使之臣甘心俯受直為上聞其所辱國又不翅失咨之比而在廷
臣僚恬不知耻在臺者以薄罰彌縫於前秉銓者以諫職汲引於後是真徒知
有私黨而不知有君父者也噫為人臣辱君命此何等罪律而懲討若是不嚴
則今日海使三臣之無所顧忌重貽羞辱亦何恠也嗚呼前羞未雪舊甲重回

瞻望喬山愴裂維新孰謂祀諱之辱又出於今辰凡我臣民直欲一死而彼三
臣者獨何心腸不思死爭苟冀生還貽辱君父至於此極殿下若使此輩得
保首領揚揚抗顏而還過二陵之前則中廟在天之靈何以慰安而國乘書
之野史記之傳之後世則未知百代下公議以殿下為何如主耶大臣臺臣
始論此事而徒務異懦未免塞責且於大臣臺臣之必並請拿問竊以為不然
也夫拿問者以其有隱情而覈問之謂也今此三臣罪犯彰著無餘元非拿問
後定其罪律者宜趁其未及渡海之前豫遣金吾郎辱國三臣等梃棘境上行
中首譯亟行鳥示船頭以雪一國臣民之憤焉○上命右議政趙相愚及備
局諸臣來叅問安者時以受爰時問安並引見禮曹叅判金鎮圭曰庭試以設行於時
御所崇政殿為定而自崇政殿內庭至外庭廣達門以上為限則不及於仁政
殿內外庭若限以達明門則比仁政殿有所剩而但有節節妨掣之事既以內
外庭分兩處則收券填字等事亦多難便矣趙相愚曰移設試場於昌德宮事
事俱便刑曹判書李彥綱曰謁聖後例為試士於明倫堂而間或變通移設於
後苑今亦移設於仁政殿亦無妨上從之上曰通信使豈無失職之罪乎
纔因大臣臺臣之言有拿問之命而恠鬼輩乘時闖發必欲壞亂朝廷所謂李

萬葉者不知何狀人而觀其疏辭以為三使臣皆色目中名流故無一人請罪直驅廷臣於忘君死黨之科趙峯者宋正明初既施罰今已牽復而復提其說誠可痛惡此必有指嗾之人如不嚴懲則將至空朝廷而後已李萬葉削去任版時呂祐吉後孫為祐吉伸辨疏論臺啓之非持平金有慶以此疏及李熊徵避辭引避廷中不為退待即論熊徵之罪曰信使辱國之罪莫不駭憤而熊徵游辭引避恣意營救或抑或揚反復閃倏惟懷護黨之計全昧尊君之義請罷職不叙又處置韓永祚以當論不論請遞差上並從之○甲子開政命下而吏曹判書趙峯者以李萬葉疏斥不進參議李大成詣闕外陳疏首以李萬葉疏中斥宋正明擬諫長事引嫌仍曰再昨右僚粹以許多見枳之人信口呼望臣甚訝之而彼既不問見輕固多即席爭辨亦涉疲惱臣姑任其所為而追聞物議伊日見擬之人多有所坐長席未參政之前不宜徑自舉論而李禎翊則當初一疏關係至重由是罪廢為世所棄混加提擬大駭物情臣既有不能有無之恥亦有未得救正之失上答以危險之言不足為嫌所失在彼於我何損蓋日前吏曹參判李健命與大成同參政席健命以久不檢擬者三四人見擬於諸閑司大成執此為言健命亦詣闕陳對辨疏曰臣與大成同參政席其

時所擬皆是該司散職臣隨其久無職名之人而呼望此與清顯自別臣何持
疑而詢問乎大成如或不協則接膝之際何無一言相復而乃反出此言未知
還家之後追聞浮薄之議而有所撓惑耶抑急於求罪臣身不問政格之如何
為此苟且之舉耶李禎翊則當初被論專出構捏罪廢蒙叙六五年矣今此操
切可謂太苛刻而因赦蕩宥之說尤非實狀何其不審於奏御至此耶因赦蕩

成疏中語而
即還推林去

臣與判書臣趙泰考語以為許多人所坐何事而一併廢置終無

疏通之路則吾雖疲劣亦有自處之道泰考亦不以臣言為非噫黨習之錮極
矣苟其同已雖罪關斯文事係欺誣之類不少持礙舉擬如舊若其異已雖無
故之人猶恐排擯之不力至欲並錮於閑職抑何心哉答以此等事惟當商確
務歸蕩平而已○社稷神室四面亂簾盡為大風裂破壇北神門三間並礎顛
仆破碎○乙丑王子延初君 自禁中就私第昨午以後該曹屢擇出閣日及
期 上輒命差退至是始出閣○丁卯近以開政連為牌招吏曹諸堂上判書
趙泰考待命禁府備局請推考泰考始承命參判李健命再疏承批後連
為違召不進參議李大成違牌罷職○以南至熏為承旨尹趾仁為大司憲吳
命峻為大司諫成碩蓋洪重禹為掌令韓永祚為輔德洪禹寧為弼善鄭弼為

校理韓配周為忠清道觀察使李光佐為吏曹叅議李壑陞為開城留守○戊辰武科初試一二所啓言舉子數多庭試前決難出榜請令該曹稟處兵曹覆奏請依甲子己丑壬寅前例文科先行於前定日武科待初試畢試別設殿試而放榜則量宜差退文武同日為之從之○校理申鐔上疏曰社壇神門之摧倒昭陽斷流之報並出一時毋謂天時適然而忽之世道難回而恬然奮發聖志勅勵羣工祛私意恢公道以答神祇之警又曰信使請罪之舉一國共公之論臺閣之臣既被含默之斥而紛紛引避相繼呈單其意若欲引服則恐忤私黨若欲營救則猶畏公議苟冀繡縫自謂得計此何道理也李大成之引咎蓋由李萬葉之疏則自知其決難行公而追提政席所不爭之事添一嫌端強挽同席欲為胥溺之計其心所在灼然可知天官之長地望自別若以人言出於卑微不足有無則初雖例辭何至胥命既已胥命則纔過一日揚揚復出何也似此舉措臣竊惜之答曰爾雖外托進言而一篇精神專在為萬葉左袒予不忍正視也○判尹權尚夏從縣道上疏辭新授職秩答曰今茲超擢予意非偶仍使幡然上來○己巳以鄭纘先為校理○辛未以鄭弼為應教朴鳳齡為副修撰金始煥為正言韓永祚為獻納○甲戌電○以吳命峻為承旨朴鳳齡為

校理李緯為執義權遂為輔德宋徵啟為大司諫○乙亥謝恩使朴弼成閔鎮遠書狀官柳述如清國○校理朴鳳齡上疏論申鐔疏批之未安以為固當和顏虛受而今乃直斷以外托進言左袒萬葉繼以不忍正視為教大聖人辭氣之失平一至此耶仍請追還非常之教又曰正月以後陰殺之風不止秋牟已盡凍枯春麥尚未播土前頭歎凶固已判矣轉灾為祥之機惟在 殿下之一心 上賜優批○丁丑政院擬入庭試試官望仍啓請庭試試官本無牌招之規而庚申年移設仁政殿時牌招試官今亦依此例牌招蓋試官或有未前拜者受點後不無窘迫故也從之時試官纔請牌招而落點已下命官判府事李濡受點而其下金宇杭李塾黃欽金鎮圭趙泰東俞集一及對讀官崔昌大李台佐李光佐南就明洪重夏尹世綏朴鳳齡申思詰尹鳳朝呂光周凡十六人試官擬望人中牌不進者崔錫恒趙泰考黃欽洪萬朝金鎮圭俞集一宋正明尹世綏朴弼明梁重廈崔昌大而金宇杭黃欽俞集一金鎮圭尹世綏崔昌大乃受點人也命官李濡亦牌不進命改付標以入判府事金昌集受點政院以試官嘉善以上只禮曹判書李塾行司直趙泰東外盡數違牌更請牌招黃欽金鎮圭俞集一崔昌大更為不進蓋鎮圭方為大提學於殿講時欲黜一學生之冒赴舉案者與大

司成崔昌大相較互相陳疏起鬪以此兩人皆再違牌招上下備忘以事體
安敢乃爾為辭特罷鎮圭而昌大亦例罷黃欽在城外俞集一在江上故命望
單子還入昌大之代金普澤改落點其外擬望人多違牌只崔錫恒朴弼明入
來政院更請以刑曹判書李彥綱添書望單子以入錫恒彥綱弼明受點時罷
漏已久天色幾明矣上以當該承旨不能檢飭命從重推考又以長春內官
金壽億昏睡不應之罪拿問定罪初政院以李彥綱於試場屢致人言不為擬
望至是不得已擬入受點史臣曰考官受點後違牌曾所未有而李整則承牌
請闕不肯留待私自還家若非可疑之甚其亦無嚴之極矣歷抵之說預題之
謗騰沓不已卒陷大僂蓋其自取也歟○清國禮部咨文出來其咨文以為上
年八月太學士溫達等啓奏奉旨今年穆克登等自鳳城至長白查我邊境因
路遠水大未獲即抵彼處竣明春冰泮時另差司官同穆克登自義州造小舟
泝流而上若不能前進即由陸路往土門江查我地方但我邊道路遠地方
甚險倘中路有阻令朝鮮國稍為照管將此情由着該部曉諭朝鮮國其後使臣等購
得原本乃穆克登歸奏後○通信使趙泰億等在馬島馳啓首言國書今已交
皇帝判付非有別件事矣付仍以備局關文之責諭悉舉爭執啓稟之委折張皇自明曰彼初受國書以

至修復恰過一旬曾未有一言半辭及於其所諱及臣等請改復書之後粹以光紹為言有若受書之初已知其犯諱而以我為臨文不諱而恕之者然以為我國曾前雖不諱近始諱之又以為欲諱貴國之諱而不諱我國之諱可乎雖其辭語無倫舉措可笑在我之道何可曰我國當諱而爾則不當諱也我國書未改來之前已傳之國書彼初無還給之意令臣等還歸改送後當送我國原書及其所改復書云而臣等斷不可空手歸國且其書式終不許改則毋寧還推我書先用此規至於徑離江戶豈臣等所欲而竭辭力爭終不聽與其末稍被驅逐之辱貽羞於國家毋寧一邊馳啓在此境內以待彼此國書之交付庶合處變之道而若或朝家不許改送則不敢為渡海歸國之計矣臣等不幸適當彼之棄舊式創新規之日誠未足以感化殊俗力未足以回動彼聽臣等之罪實合萬殞末又曰馬島人到釜山淫奸女人者論以一罪定為約條與平義方面言書議而終始落落終以為強奸和奸一體論死尤無是理強奸論以一罪和奸則當以次律論斷矣臣等曰異國人男女交通其罪當定何論強奸和奸乎義方曰雖面請於關白必無聽許之理臣等欲面陳而關白之聽許有未可必恐徒結怨於義方故止之上項約條更加明白停當立為文字受其圖

書而來矣○戊寅是日乃庭試開場日也自曉雨下天明大雨翻盆舉子比前
倍多通內外庭許入而猶不能容進善門外未入舉子幾數千舉皆兩立決無
更為容入之勢試官以進善門外庭亦為許接而西限禁川南限典設司前路
以軍門布帳遮隔加定禁亂官二負嚴守之意啓請依允而舉子避雨亂處於
禁川以西公廨門廡下者無慮千百勢難驅入於布帳之內試官又請自典設
司通丹鳳門一路只設布帳而禁川以西則以敦化金虎門為限各門外設布
帳嚴防許之終日雨下不止士子輩或接月廊或入處公廨及試官依幕以避
雨而試所再啓往復之際日勢已晚過午懸題限申收卷曳白者甚多人皆以
朝家不為退定苟且設行為恨○己卯庭試文科出榜取梁廷虎等十九人○
清差烏喇揔管穆克登等將審白頭山出來義州府尹以牌文上送 上教曰
咨文入來後意謂廟堂即速稟定今己三日尚無稟定殊用泄泄牌文又到日
子且急明日稟定事分付○庚辰白虹貫日○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右議政趙
相愚曰彼咨文又有差官往長白之語我國陸路之難通壬申回咨得請水路
之難通昨年穆克登亦已備知急修回咨備陳水陸俱難得達之狀則或不無
停行之道兵曹判書崔錫恒曰我國每以路險為言今者無一辭奉行則前所

持難反歸虛套移咨似不可已 上曰彼既送咨文繼有牌文今若回咨防塞則必有生梗之患不可不熟慮處之 戶曹判書金宇杭曰穆差昨年既經險艱今又出來其計不但已今雖移咨似為無益司直金錫衍是宇杭言其餘諸臣皆從相愚以移咨為宜吏曹參議李光佐尤力言曰語云胡無百年之運彼數十年內待我過厚至於城貢者必有其故蓋百年中土狃於錦繡梁肉一朝還歸漠北勢必難堪早晚敗歸特緩則欲自魚鹽物產以至土地民人無不取資於我急則欲取路於我西北故此行將預察山川隘塞道里遠近也內地薛罕嶺路決不可許矣今若移咨以道里難通為言則所謂可欺以其方也彼或直問薛罕之路我若答之以本無則安能懸度其必有而致責乎 上曰彼既詳知而我乃答之以無既非誠實而終亦不可防塞防塞不得以至辱國則豈不為無益有害乎相愚稟以延接使价何以稱號 上命只出接伴使又命本道監司與接伴使偕往彼由我境作行時為之接待又教以既有牌文雖不必用延勅禮而比昨年則似別接遇之不可太薄也將罷光佐復申移咨之請諸臣亦繼之 上曰君父定計後各執所見有似好勝者然予本未有明知諸臣必欲如是則當直自行之何為稟旨乎江華留守趙泰老曰今番良役變通時有

校生試講軍官試射汰定軍額之命江都校生軍官各數千而校生則義旅作
隊軍官則壯旅作隊俱行團束無異卒伍但校生軍官之號於渠差勝而一朝
汰定軍額呼冤不貲江都則特為停止似好 上問諸臣皆以泰老言為是
上許之掌令洪重禹啓曰今番注書新薦時曾經一人謂其案中追填其名於
他人所薦之下引為嫌端不肯應薦其案錄果有異書追填之事則此實前所
未聞而下輩不謹藏置致有追書胡亂誤了薦事之舉請令政院查稟釐正速
為完薦下人囚禁科罪 上問之承旨承旨李世景所對未瑩 上曰此非自
朝家釐正之事也是日重禹停金德遠等歲抄蕩滌之啓刑曹判書李彥綱曾
以殺妻罪人李文煥文煥事見上狂易明白宜有酌處之意仰達 上令登對稟處
是日 上因彥綱言下詢諸臣諸臣多以酌處為是 上命減死定配○以權
尚游為接伴使梁聖揆為輔德李夏源為副修撰李台佐為大司成鄭栻為司
諫李東鼐為承旨特旨擢吳命峻為刑曹參判○辛巳虹見東方○ 上以脚
患未差命今春大報壇祭姑為攝行○校理朴鳳齡副校理吳命恒副修撰李
夏源請對以社門頽圯滄虹貫陽之變陳戒其要以破朋黨去奢侈振紀綱開
言路恤民隱收人才飭武備嚴宮禁為目命恒曰向日李真儉疏誠過激而一

向靳黈物情訝惑矣又曰申鐔疏臣亦言其非矣第批旨以子不忍正視為教終涉過當上皆不答鳳齡曰日昨諸臣力請移咨而聖教嚴峻至以子未有明知為辭恐為失言矣上曰子言其無益而必欲遂已見故有此教矣又言閔鎮厚收叙之後又復靳黈恐乖捨短取長之意上曰子意亦非終棄也鳳齡曰今番我國使臣以接伴使稱號是示以擔當接應之意改稱別遣宰臣或問慰使似是上令廟堂改定翌日備邊司請以別遣宰臣改號教以今與上年有異以別遣重臣為名借銜為宜即以權尚游借銜右叅贊以送○別遣重臣權尚游因上命即日辭陞尚游請對啓曰昨年彼無皇旨故不敢為登陸之言今則明言由陸而牌文謂依爾國例遵行極涉難處矣上曰先以江邊一路人馬難通為言彼若退去則大善若曰既命由陸吾必往乃已則初當以皇旨無內地作行之意累度爭執若至勢窮理極彼乃騎馬着鞭而出則亦無奈何矣諱罕嶺路亦當試為防塞而如不得已則勢當許之尚游曰接待凡事宜與上年有異請禮單從優磨鍊上命分付該曹各別優給○壬午獻納韓永祚上疏首言閔鎮厚不免踈率之失然寇準之語曹利用者人不謂專輒則鎮厚事豈無可以寬恕者特為收叙聖意非偶而冗散之職輒靳恩黈臣竊惑

馬又曰日昨之政特陞秋曹貳席者命吳峻出於人望之外聖明何所取於斯人而遽加非常之典耶亦願亟下反汗之音以重官方未又論申鐔批旨之未安洪重禹擅停金德遠等還收啓辭之為縱恣上答曰閔鎮厚負犯不輕奚但踈率而已哉所引曹利用事大不襯合然而終棄則非予本意而旋即牽復則不可矣吳命峻出入經幄積有年所予固稔知其為人矣以名相之孫清顯之職曾不枳碍則出於人望之外者其果成說乎似此論議非出公心也申鐔疏語終涉不韙洪重禹之擅停重論誠可駭也○癸未日前右議政趙相愚筵白今番庭試時鄉儒多不持避雨之具值終日大雨沾濕曳白而出舉懷落莫之心自前庭試後多有追設別試以慰鄉儒之事今亦依此設行似宜上從之即命會鄉儒于泮宮仍行課試取九人以居首宋寅明其次柳汝霖李重寅並賜直赴殿試寅明即故叅判光淵之孫而正明成明之從弟也重寅濟州牧使翊漢之從孫也俱以在京知名之士冒鄉籍得叅人皆駭之至是相愚又啓以今此試士只欲慰悅外方多士之意而在京籍鄉而得叅者非止一二賜第三人中宋寅明李重寅雖或入籍畿邑其在京中之狀衆所共知則終不免為冒赴之歸殊無為鄉儒設科之意宋寅明李重寅並收賜第之命其餘冒籍叅榜

直赴會試者請一體拔去從之○三月朔甲申○丙戌以權尚夏為吏曹判書
朴弼明為都承旨具萬理為掌令趙泰考為工曹判書趙泰采為判尹李緯為
應教李明浚為執義吳命恒為獻納○前判書俞得一卒得一初與趙時謙崔
錫鼎等相推與老少始分之際在三司持論甚峻為少輩所重及甲戌更化朴
世采與南九萬輩相貳得一以世采門人從世采變其初見大見嫉於舊時儕
流盖得一容儀端美辭令峭整而其居處服食極其奢麗多為粉飾矜衒之行
苛刻不近情之事人以此短之庚寅被嚴教見黜至是卒年六十三○丁亥右
議政趙相愚與備局諸堂上來會賓廳相愚以病退去諸堂上請對以穆差儼
接等事稟定盖使臣狀啓中穆差將出來廢四郡盡處越邊宜以此待候云故
關西儼使請以咸鏡道儼使改啓下而儼使已自中和回程云到京後更使辭
朝而去且白頭長白兩山間有甫多會山分水嶺今行似當由此路令監兵使
發遣虞侯偏裨看審險阻處略為開治使通人馬而彼如欲由雲籠直上白山
轉下豆滿江則甫多會山不必開路使之相議指導且彼欲隨路便處或由我
地或由彼地則亦當從之而差官從彼地行時儼使從我境並行而彼既自謂
自備行糧則計站分定逐時支供不必如當初關西之磨鍊只排其晝歇夜宿

處如或無人之地則設假家帳幕糧饌以乾物入給且上國差官行過我境則問慰設宴之舉似不可已問慰使以南道守令中通政嘉善人借銜以送而禮單磨鍊下送宴需務從精簡此等時急公事不可付之步撥請別定陪持騎驛馳來如西路撥路之規上並從之○戊子東萊府使李正臣以馬島主新定犯奸事約條傳書上送其約條馬州人出往館外強奸者論以一罪誘引和奸者及強奸未成者永遠流竄女人潛入館中而不為執送仍與奸通者用次律禮曹啓請約條不可藏置本府而止宜刻立館中使倭人明知禁制廟堂覆啓請施行上從之○己丑以吳命恒為副校理鄭栻為副修撰金德基為承旨權燧為司諫朴鳳齡為獻納○御書講知經筵崔錫恒曰今番差官既以查明境界為言不可不預慮熟講鳴綠土門兩江處自可以水為限而兩江源頭衆水雜流處有難的定宜使道臣博詢故老審問地形即為啓稟上從之又因校理吳命恒之言命北兵使張漢相南兵使尹慤分路往見先審疆界上以掛書罪人尚未捕得命左右捕將並從重推考○庚寅月入東井星○御書講○辛卯藥房入診都提調李頤命曰頃者月掩木星其占為凶而有天饑人相食之文矣今者秋甍枯死春耕失時誠甚可慮自今申勅節縮浮費似好上

從之命凡干浮費一切省減。願命又言查官之行以定界為言白頭山距甲山
六七日程而人跡不通故我國鎮堡把守皆在山南五六日程大明一統志以
白頭山屬於女真彼或以我國把守處為界則事甚難處我國既以土鴨兩江
為界則水南皆當為我地宜使接伴使以此辨爭也。上許之。○壬辰引見忠
清觀察使韓配周勉諭而遣之。○通信使趙泰億任守幹李邦彥等入來就囚
○日本國答書曰玉燭時和應二儀之交泰寶隣世睦講百年之欣懽禮幣既
豐書辭且縲其於感哉。初用中廟御諱改以載字罔罄敷陳有少謝儀付諸歸使願符善
禱永介純釐不備別幅鎧二十副大刀二十把長刀二十條厨子一坐全副屏
風二十對。○癸巳以俞命雄為承旨李坦為慶尚道觀察使。○丙申以宋相琦
為大司憲李宜顯為大司諫尹聖時為持平權斗經洪啓迪為正言。○丁酉以
梁聖揆為獻納李明浚朴鳳齡為校理鄭栻為執義。○戊戌流星出軻爪星下
入南方。○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右議政趙相愚請大王姓孫雖西北公私賤
代口許贖而代數則以九代為限雖許免賤而西北居生者勿許離其本土
上並許之相愚又言接伴使權尚游巡撫湖南時重傷水土疾病不輕似當許
遞而宰臣中朴權明敏善應變請代送時權方以先墓營遷事在原州又請急

速乘傳上來從之○己亥備邊司啓言被中差官從頭道溝出來廢四郡盡處越邊云故北路道臣及僉使並令延候於三水廢四郡接界處矣如或稍下而出於廢四郡下邊與三水稍遠處則北路來待之入遠不能相及分付關西道臣以滿浦僉使定為差負與本營譯學星火入送于廢四郡中間江邊使之待候彼行後平安監司李濟馳啓以為彼人必無徑出廢四郡之理設或徑出不過招問把守卒尋路上去若令差負待候則彼必責指導或責船隻馬匹但申飭把守隨便答應為宜廟堂又是其言令依此舉行○庚子流星出天中入坤方○遣御史宋成明試武才于江都○辛丑白虹貫日○八道儒生李廣澤等上疏請舉文元公金長生從祀文廟之典答以徐侍後日亦合慎重之道也疏三上不許○知中樞府事尹以道卒年八十五以道晚由蔭路登第平日言論多徇時反復為湖西伯力陷李翔在金吾又欲掩護趙大壽之獄時論皆唾鄙之因大壽事坐廢久乃收叙末年以大耄陞資拜工曹判書而卒○壬寅上以災異下教曰嗚呼國勢之抗捏生民之困瘁朝綱之委靡莫今日若也乃者陰虹貫陽之異疊見於數旬之內一倍憂凜百端交中寧欲尚寐無訛也人君事天如子事父母怒其子為子之道起敬起孝以期底豫可乎無所警畏狂

於怠忽可乎予當益加祗畏克盡修省而亦豈無交相儆戒之道乎朝廷四方之根本而黨論日甚和靖無期文恬武嬉無一人當官盡職此習不除何事可做咨爾大小臣僚體予至意劃然改圖專心國事少答天譴○政院以災異陳戒又請禁新恩遊街 上賜優批遊街許令禁斷○又教曰近來災異多屬兵象固邊圉修戎政等事不可緩忽儲養將才尤為急務令廟堂各別留意○癸卯大司憲宋相琦上疏首論時弊而繼以正心之說次陳去朋黨之道曰願以大公至正之道建極于上一時違忤見望時議者並賜開釋亟加收錄以示蕩平之道又論朴權差送北伴之非曰權尚游之仍差北伴前已失之而又移於在外之朴權何也權之下去為營遷厝想其情理必不忍棄歸於未訖之前臣非敢必請遞改所惜者朝家舉措又曰北漢行幸退定於初四日而又以太廟罷祭後啓發為定雖曰罷齋既是定日則反不如初二日之猶間一日也且聖上蓋欲周覽形便審察體勢今若差擇閑日趁曉徐行詳觀險夷之勢仍講設置之方豈非善之善乎末又因白虹貫日之變論向日申鐔疏批之失請益加勉戒使喜怒得中答以一時違忤見望時議者亟加收錄之說實合蕩平之道而所論朴權事亦好矣差擇閑日者其言得宜令該曹稟處後禮曹退定北

漢行幸吉日於初十日○副提學李肇上疏亦請退定北漢行幸日子上以已諭憲長疏批為答○右議政趙相愚上劄言頃年薦人出於儲才之意而尚無調用之舉前頭雖依聖教廣求將才恐復為無益之歸必隨才擢用以為緩急得力之地又請經用十分節損而申飭各道列邑經紀賑資終言朋黨之弊而勉以中和之德上賜批嘉獎○丙子接伴使朴權請對白上曰清差越來後沿邊路窮則當由白頭山上作路而想必險峻難行彼若強問他路則雖山南之路距沿邊稍深處亦將指示矣上曰初則指示險峻處而若強問則勢將指導之矣權曰彼以定界為言白頭山南空曠處我國人民不為入接彼若指其處謂其界內則無文籍可據而爭者判府事李濡以為既以兩江為界中間陸地亦當以江水發源處橫截作限以此爭執而彼若不聽則別遣大臣亦無不可云矣上曰疆域至重必須力爭如有大段事必須趁即狀聞權又言狀聞往復動費累日事機漸誤大事外些少節目與南北兵使相議請以便宜從事上許之○丁未接伴使朴權辭陞啓言清國盛京誌明有白頭山南是朝鮮境之說請齎往行中如有爭端以此書為證上從之其後議者多言盛京誌是禁物彼若詰問其從何得來則生事可慮上又從其言命勿為出

示及清差來疆事極順初無可爭云○戊申以朴鳳齡為舍人○吏曹判書權尚夏從縣道上辭疏答以今茲新命予意非偶須速上來以副至望○己酉御書講○庚戌以趙泰東為大司憲俞命凝為輔德○移鐵串鎮於注文島改號注文島僉使因京畿水使柳星樞之請也○先是通信使趙泰億等三人在禁府納供曰犯諱一款無寧自我先改歸曲於彼彼當無辭改送書式一款毋寧因此請改之端自我推還先改不至為損辱之歸貽書島主相與停當後馳啓稟請則國書推還自我先發本非彼人之所還退者矣倭性異常必以堅執為能事畢竟若不免於非禮驅逐則向後措處亦深可慮豈計較於歸期淹速而不為力爭乎至謂恒恟撓惑則實是至冤極痛而問目中前後狀啓略不引咎一款元無自明之言 上命除刑議處判義禁崔錫恒引嫌李邦彥論其知義兄錫鼎故也禁金字杭黃欽同義禁南致熏等議啓以為推還已傳之國書遙稟朝廷而請改者已失專對之責書式一款曲在於彼則當以死爭以回聽為期而不此之為徑先復路難免奉使失職之罪而以法文無觀合可據之律稟請 上裁命問于大臣右議政趙相愚以為丁丑奏請使臣以不能準請被削黜或可為今日旁照之端耶判府事徐宗泰李願命以為書式之從舊理直辭正必當明諭

力爭期其回聽而被其迫還徑離江戶以致爭辨之無路書式重大而使臣於此看得失誤終至莫重國書已傳而齋還不可謂彼情之不出侮慢而國體之損辱極矣仍請叅酌情法而勘罪判府事金昌集以為使臣狀啓中倭人之語曰若終不欲齋去則已領之國書還于我國已奉之國書領回朝鮮云云今何謂推還之事自我先發乎又曰一向淹滯決無回動之勢又曰使事淹滯一日為急所慮之在於留滯亦何可掩乎始雖與倭人往復而其為往復不過三日則亦不謂之徑首歸路乎末於議罪輕重則引嫌不為明言蓋昌集疏論三臣罪故也上教以徐判府事議正合予意並命削奪官爵門外黜送禁府又勘罪諸譯首譯定配堂上譯官徒配堂下則決杖○四月朔癸丑京畿楊州等邑雨雹永平地震○諸道有蟲害穀○持平尹聖時上疏首以災異陳戒仍言壬辰舊甲重回宜遵丁丑賜祭江都之例分遣近臣禮官酌祭沙場猿鶴之魂死事人湮滅不得上聞者令諸道搜啓快行旌表許謚而未及行者斯速舉行事跡卓爾而未叅勲封者收錄其子孫末又斥宋相琦疏論接伴使事曰權尚游之還爾變通既涉苟簡朴權之襄事已完則初無情理之可論以此仰申豈非未安乎答以賜祭等事令該曹稟處而疏末所陳日昨憲長疏語未見其未安也是後命分

遣近臣賜祭壬辰殉節諸將士于露梁晉州東萊尚州安陰南原隰川錦山金
 化臨津等處禮曹又請於碧蹄平壤天朝將士戰亡處一體致祭從之○甲寅
 兩電○以李晚堅為執義○先是修撰權詹因文義白曰杞梁妻之言曰君之
 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以此觀之女子適人者必夫家有罪乃
 被拘執仍及晉程咸之議晉母丘儉之孫女當坐程咸曰女適人者已產育則
成他家之母殺之不足懲亂源且男不遇罪於他族
而女獨嬰律於二門非所以於女弱均法制也仍及經國大典以為近世出嫁
請在室女從父娶之刑既醮之婦從父家之律女緣坐非法意也知經筵趙泰采曰出嫁女法既無緣坐而孫女緣坐尤其是法
 外故相臣呂聖齊妻其祖母被法後聖齊以戚聯官禁之人不自安而請離異
 此實寬矣此事若無限制則弊將無窮矣上令該曹稟處禮曹回啓曰逆家
 親女之離異雖曰法外已成流例不可容易變改而孫女離異尤其是法外呂聖
 齊家事正與母丘儉孫女相同法外謬例不可仍存將來之弊亦不可不防仍
 請以此為定式上允之是日藥房入診上曰禮曹啓辭中呂聖齊家事不
 為明白定奪係是定制前仍置為可乎都提調李順命曰既以孫女離異為過
 改命定式則聖齊妻亦宜復合而當有從夫職封贈自上施特恩好矣上
 曰使之復合宜矣又以提調趙泰考言命追給誥牒史臣曰姜氏家之犯逆國

壬辰

十一

人所憐呂聖齊自請離異以希進取固為士疏之所不與而雖然其黜也本非
朝命則其復也亦豈朝家之所當使乎况生既離絕至於改娶則及今既骨之
後強令復合為夫婦其於禮法事理何如也 上教中係是定制前仍置可乎
者極其允當而大臣諸臣欲樹私恩導若上以苟且之舉千載之下烏能免有
識之譏惜哉○丙辰陳奏謝恩使礪山君枋金演俞命凝等入來 上命引見
演等曰穆差既以出來北道事丁寧相約豈有反向廢四郡之理乎臣等令洪
二哥言于穆差要以文字書示出來地名則答云吾既與使臣面約何必以文
字書送廢四郡地境既知其險阻難行不由西路明矣又曰白金豹皮之永停
察院之修治皆穆差所歸奏方物移準亦因渠而周旋今番出來似當按例優
待演等又白彼中景象晏如海賊既盡勦滅而但皇帝在京日少常周遊於暢
春苑熱河等處關內寂然無人矣○丁巳憲府停己卯復科還收之啓○乙未
咸鏡北道兵使張漢相南道兵使尹慈審白頭山南形止後馳啓進圖本蓋漢
相所往審者止於可通行處而豆滿鴨綠兩江源流或以路絕或以雪塞但登
高遙望且憑故老人及將校輩所告而為言其後觀察使李善溥使魚山僉使
仁遮外萬戶更往詳審則南道之鴨綠源流尹慈所啓聞有依據而豆滿江源

流與漢相狀聞相左云○庚申憲府論前掌令洪重禹擅停金德遠等還收之
啓請罷職從之○以盧世夏為掌令趙泰采為左叅贊權詹為校理○辛酉判
府事李濡上劄論北漢形便請築造紙署中城別置一大將守之以都城為外
城其略曰或以為並包造紙署則濶大反有加於都城夫都城之濶大難守實
在東西之平夷此則四面金湯攻守之難易不比都城濶大非所論也又曰北
漢之西門稍低今若南以甌峰為限北以靈鷲為限橫設重城於其間自重城
至西門數里許割而捐之以為養樹木設疑兵之所答曰劄辭出於為國長慮
親覽後當商量處之○壬戌月犯軒轅左角星○上幸北漢早發由西郊至
北漢自西門入歷覽水門仍欲登小釋迦峴周覽城內外以路險不治只上柴
丹峰 上以西門邊最低重城不可不築命斯速議築 上引諸臣論形便
上曰今見此城果為天險雖有小欠世豈有十分恰好之地乎糧糶等事必須
次第措置可也前者有城外設倉之議而予意則必須入蓄於城內可也金字
杭曰城役已完主管無入陽州有陵寢勢難移入無寧罷積城屬揚州而以揚
州之附近四五面高陽一二面割屬此城建置一邑而名號則或稱北漢府使
或重興府使且依南漢守禦使例別出守備使等號使之統察好矣李濡曰此

便是都城之內別設一邑事體不當既有緩急則三軍門當為扈駕固當仍屬
三軍門而以時任大臣領之臨亂仍為體察使可也軍餉則造紙署管築中城
措置五六十萬石米每年以十萬石輪回改色而以戶曹惠廳及各軍門新捧
米換入則五六年內當盡改色蓄儲自裕矣李願命曰既令三軍門分管今亦
仍委之各主信地且設北漢某司之號以大臣為都提調三軍門大將為堂上
好矣 上曰此非片時可定者令廟堂商處○甲子 上之幸北漢也有守禦
軍官金廷輝為名者衣軍人服突入乘輿前跪曰願少駐聽臣言左右驚駭執
送攸司徒輝就刑曹受刑忽言有欲達之言刑曹推問則其言曰漢陽是宜稻
之地穀神乃稷神必依於谷舍水而伏方可長命而為檀君以來朝鮮所扶之
神靈所侵困乘去山脊故為短促之兆也稷神乘山而行自北岳至仁玉山應
於 世祖大王時出門外至鞍峴為 仁祖朝平定迨變之應自甲子至今殆
近百年山勢漸下已成殘穴今若一循常例則非久漢陽將失國號無回復之
期刑曹以其言妖惡關係不道請移禁府禁府設鞫推問則所供大略如前有
曰三百年天中繼聖賢繼神靈則萬歲無疆之說見於童蒙冊聖賢神靈續承
接待然後可謂萬歲無疆之地而前日無接待神靈之事故北漢山城四月非

時霧幕神靈不忍飢餒侵奪漢陽社稷之祭此事夢中有言之者而覺後不能
記得矣漢陽青坡來龍漸微弱故無回復之期天佑漢陽戊辰生龍王復生此
必應中之王而為漢陽回復之兆也鞠廳議啓曰其為辭說誕妄無形而神靈
侵奪社稷之祭漢陽無回復之期等語俱極妖惡請刑推得情教曰所供指意
可知極為叵測各別嚴刑此必有指嚇之人亦為鈎問廷輝受十次刑不服而
死受刑之際多發胡辭亂語而間有傳禪之說云○乙丑平安道江東下霜价
川雨雹○上自慶德宮還御昌德宮○己巳夜地震○江華雨雹○御晝講
武臣崔鎮漢言水原長湍為畿輔左右防營而長湍尤為要害宜倣水原設為
獨鎮上命廟堂稟處○憲府論金廷輝之直入駕前前所未有不能申警
備嚴呵衛之責在所難免請兵曹判書崔錫恒訓練大將李基夏兵曹入直堂
上並從重推考當該郎廳罷職守門將挾輦哨官拿問定罪又論法網解弛禁
門之闌入者居多致令妖惡之人混入駕前請申明舊典一切行之又論喬桐
松家島累千民人出力鳩財築成防堰其中十結之地為勲臣家折受數外五
結又復濫執且結卜收稅地部上納之外更加倍徵勲臣賜牌何地不可而必
以此還屬島民之田矇然畫給乎請松家島賜牌田結一併還給民人收稅亦

令本邑一依戶曹常稅無得濫徵 上只從推考拿問之啓而守門將亦令從
重推考初松家島命給民人大臣金昌集言勲臣金錫胄賜牌之地不當混入
上命區別還給故臺啓如此○辛未命招右議政趙相愚卜相相愚病不進
上命入前望單子以御筆添書徐宗泰名復拜領議政金昌集復拜左議政
○以朴鳳齡為副應教鄭弼為修撰以判尹望單子教曰前日刑判差出時有
從二品中大臣薦望之人以此擬入遂以宋相琦陞拜○癸酉御書講○甲戌
御書講校理吳命恒因文義達曰聞信使所傳故相臣柳成龍所撰懲誌錄流
入倭國云事極驚駭今宜嚴立科條別樣禁斷 上令廟堂酌定科條嚴加禁
斷 上曰清人則開市後每即撤還而所謂倭館者未知自何年初設而大作
宇舍令他國人恒留誠是惟事承旨金德基曰壬辰前則倭館在釜山而極其
狹小其後移建草梁如是宏侈云矣命恒請禁草梁村人家入居者德基以為
草梁即訓別及小通事所居不可全然毀出而其北三里有所謂浦村與倭相
通之患尤難照察李世載曾有焚燬之舉而但其地有生理隨毀隨入矣 上
命浦村民居各別嚴禁草梁村除訓別通事外毋得入居○乙亥御書講○丙
子以金演為都承旨趙泰采為判義禁朴鳳齡為校理鄭弼為副校理洪重休

為副修撰○副校理權詹筵白 宣廟朝勲臣權慄以宣武元勲贈謚襄烈而
公議皆以為歎然特令改謚宜矣 上令該曹稟處該曹請依其言改謚 上
許之○戊寅行初次祈雨祭○庚辰命復惠嬪楊氏及其子永豐君瑒官封楊
氏 世宗朝後宮也嘗承命奉育 端宗後坐此與其子瑒皆罪死至是因其
後孫上言有是命○壬午遣宰臣行再次祈雨祭○右議政趙相愚引疾呈辭
賜不允批至三○進士李相華等上疏請益加誠禮召還吏曹判書權尚夏
上答以今予擢畀資善以天官之長意非偶然爾等疏辭亶出為國可不留心
○五月朔癸未平安觀察使李濟馳啓四月廿四日胡差侍衛一行乘馬尚到
楸仇非越邊聞僨使待候於三水地泝流上去穆差則從山路作行當會於七
道溝云○甲申以尹趾仁為吏曹叅判○乙酉摠戎廳始築北漢重城○丙戌
遣宰臣行三次祈雨祭○丁亥以金普澤為輔德李明浚為校理沈宅賢為弼
善○接伴使朴權咸鏡觀察使李善溥四月廿七日封啓曰清差侍衛布蘇倫
與大通官洪二哥乘馬尚來到厚州境使譯官存問且送米石猪口鹽醬侍衛
以摠管不在辭不受且自言有二事其一長白山即白頭山胡人
或稱長白山云看審時指導
事也其一一行所騎及騶重所載馬整待事也答以指路入當整待而馬匹則

咨文牌文曾不舉論實無倉卒收合之勢且事係規外有難擅便通官以為馬將近百匹咨文所謂照管蓋指此事而亦已言及於冬至使譯官金弘祉非倉卒責立也穆差來後所言若一樣則實無周遮之道三十日權等又為封咨曰升九日搃管一行來到使譯官越去候問搃管問長白山知路者來待乎咨以到惠山後當整待而但山路絕險何以作行搃管曰爾能明知兩國界耶咨以雖未目見而長白山巔有大池西流為鴨綠江東流為豆滿池大池之南即我國界上年皇帝招問時亦以此仰對矣又問有可據文書耶咨以立國以來至今流傳何待文書乎又問白山之南連有把守耶咨以此地絕險人迹不到故荒廢無把守有同大國柵門外之地耳又問一行人馬整待耶咨如前日咨言於通官者則搃管曰牌文中欽差七人甲軍五十名明白載錄今此馬匹自當備待且咨文中照管二字正指此等事也吾等所騎既為還送爾國若不給馬則雖徒步而行當看審地界而看審後到慶源地越邊我國人馬當來待云云白山南即我地之說既發而無大段爭詰之舉爭界事無甚可慮夫馬事既以皇帝所言為辭而徒歎而行云者似有愠意一向防塞恐或生梗故使譯官往復騶重則仍載馬尚運至惠山一行所騎及鋪蓋資糧所載馬四十匹以推移

整待為約而糧餼則稱以皇帝或慮貽弊賜與行資甚豐云而所饋一切揮却
通官輩雖譯官所私饋南草等物亦不受當日一行越來我境將止宿松田又
曰譯官金私社既聞通官言終不告達使朝家漠然不知宜有明覈嚴處之道
矣○引見大臣備局諸臣領議政徐宗泰曰胡差所贈雖一切不受云而在
則固當更為勸給所經官舍尤不可無餼饋之節 上許之宗泰以金私社論
罪事稟奏曰差官既不發說於使臣到今或是抑勒為說辨覈亦難判尹宋相
琦以為後弊所關不可不明覈 上命拿問宗泰以北漢事稟曰金字杭言北
漢城中宜設一邑而此事多有窒碍三軍門分掌外特簡重臣宰臣或将臣中
一人主管為可耶工曹判書趙泰考曰大臣重臣在京遙領則民戶總率非其
所任城中百餘戶率皆烏合之類若無以鎮之則盜倉殺人命之患難保必
無依南漢例差出主管人而又置守令宜矣 上曰三軍門分管終非永久可
行之道曾欲令摠戎使專管者此也然摠戎使亦不可使管民戶設置官府最
為着實更加商度稟定可也兵曹判書崔錫恒請姑先差出假衛將 上從之
上命渭原犯越人自本道處斬其中二人傳生者亦命減死流配又命武科
新榜人皆納除防米於北漢以補軍需又命安興防禦使革罷事更加商確速

為稟處徐宗泰曰頃年烏嶺築城之役全不堅緻以水磨石及小片雜石築之故少遇潦雨傷缺輒多才過數年頽圯過半其時聞慶縣監李重昌營裨孫命大實掌其役兩人宜收賞資又當論罪 上命還收加資拿問定罪○ 上下備忘記曰嗚呼國家不幸天灾荐至而早曠之酷未有甚於今年也入夏以來膏澤不降晝以風淒夜則星嘒小雨旋霽大霈尚靳麥既歉矣苗將枯矣失今不雨奚望西成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天者食民而無食國而無民吾誰與為君嗚呼天不虐應罪實在予夙夜自省慚懼何極切欲代犧親禱社壇而脚疾難強終未果焉只自憂鬱如添一病予何敢安於廣廈之上王食之義也嗚呼眇予小子否德忝位三十有八年于茲予之心切於致治而治不見其效予之心切於愛民而民不被其澤克己之功有所未盡震受之量有所不弘非不欲振紀綱而頽靡之患彌甚非不欲務實功而虛偽之習尚多皆予之失也今天之降灾安知不由於此耶此予所以反躬自責求助於臣隣者也自今避正殿益篤對越之誠敢弛戒懼之心承旨代予草教宜自政府廣求直言各陳所懷毋有所隱言之剴切予所嘉尚言雖過中予不以罪嗚呼灾實由予予當自修之不暇何可責人而其在交相儆戒之道亦豈無一二加勉者乎惟公惟正可

以服人天官居六卿之首而語其職則任人也果能賢才是用不肖是斥用捨公而是非明則不惟大小之官各得其任朝著之和靖亦由此可期矣若夫方岳之臣廉白自持威惠並行黜陟幽明一出公心節鎮之帥撫爾士卒詰爾戎兵若常對壘毋敢怠忽則庶不負朝家委寄之重矣咨爾中外臣僚體予至意式克欽承抑又思之自古致旱固非一端而多出於抱冤三年苦旱實緣孝婦五月飛霜良由燕臣蓋冤氣鬱結上徹穹蒼感傷和氣致有災沴亦自然之理也當此憫旱之日宜無所不用其極著令中外之官若有抱至冤而未伸者另加詳察以聞至於斷獄斷訟去請去私勿以強弱為立落其伸其屈一循曲直則小民庶可無冤矣外方官吏因喜怒濫刑殺人之弊予屢言之矣今當恤囚尤宜申嚴一體布告咸使聞知且近來士大夫風習不義或行公未久旋尋辭單或除拜累月終不應命或受由出去久不還來或廉隅太勝違召紛紜或朝遽其職夕已歸鄉往來憧憧在官日鮮瘳曠之弊職由於此若此不已將何以備百官而成國家之貌樣乎在昔壬辰兵亂之後滿目灰燼士大夫艱苦之狀為如何而不敢告勞不敢言私咸聚輦轂奔走率職矣今之士大夫異於是此予為世道心常慨然者矣嗚呼雲漢之歎何世無之而蘊隆之災今年太甚如

後如焚無以為心嗟爾羣工毋圖安便欽乃職事用答天譴戒膳徹樂禁酒等事其令有司舉行政院請勿為代撰直以聖教播告再請乃許之○甲午左議政金昌集三上劄乞免遣承旨敦諭○以趙道彬為承旨李健命為副提學權詹為副應教李緯為校理○刑曹參判權尚浩在清風地上䟽言臣目覩廣州楊根以至驪州所在麥田皆成赤地且聞畿邑麥凶皆無異同宜捐江都南漢及京賑廳幾萬石米穀及時分賑答曰圻甸國之根本而麥事大歎民命近止議賑之舉其可緩乎下款所陳亦似得宜并令廟堂稟處○禮曹判書李塾上應旨䟽以備忘中所自咎六條推演為說其略曰宮闈之間女僕之出入太雜宦寺之類騶率太多而因循不能痛禁亦由 殿下不能克其私而然也又論備忘中責諭銓曹之教曰聖教所云大體則然而一自黨論交亂以來投抵之計迭出攻擊之言交至居銓衡者其能操權衡而施藻鑑乎欲望 殿下不獨責銓地而於賢不肖是非之分洞燭明辨之也末言旱災或由於冤獄或由於土功春秋書夏城中丘城郎譏不時也北漢大役幾完而所未畢者中城與城廊此非時急不可已之役伏願亟命寢停焉 上賜優批以為出入太雜更加申飭騶率太多各別嚴禁而䟽末事令該曹稟處○接伴使朴權威鏡觀察使

李善溥本月初二日封啓曰穆差一行到舊茄乙坡知臣等傳給御帖仍入見
勞問胡也穆差曰吾於朝鮮為有恩之人與他勅有異又曰皇帝軫念朝鮮施
惠甚多接伴使道臣宜有稱謝臣答以皇帝之恩日夕攢祝而國王既遣使陳
謝陪臣不敢私謝胡也穆差曰若以國王感激之意為辭則當歸奏也臣等或慮終
始堅執致其慚怒不得已依其言進前稱謝渠皆離席相向立曰當以此歸達
臣等送言曰皇帝雖明見萬里若非大人陳達小邦何以得蒙非常之典耶感
頌大人之恩欲報無階穆差答曰萬歲爺恩澤遍及十三省不獨朝鮮為然此
豈周旋之力耶又言路險處略加修治水淺處亦勿疊橋以除民弊且俺等行
資萬歲爺既已優給俾不貽弊於朝鮮矣臣等依上年平安接待查官事略設
茶啖使譯者入言則穆差曰此是接伴使道臣之意乎抑國王命乎譯官曰伴
使道臣依國王下教設行耳穆差曰然則何可不受仍列坐受食禮單欲為傳
給則大通官洪二哥以為茶啖罷後當持納次通官吳國柱取見穆差處單子
仍騰去茶啖罷後二哥言穆差因何事發怒辭色不平惶恐不敢出入終不許
捧入禮單今朝使譯董直入告穆差則穆差以為未竣事前不可輒受禮單到
慶源當量處曾因譯董聞穆差律已頗潔東下亦嚴及至昨日以有惠朝鮮有

異他勅等語重言複言其所望欲出勅使之上可知其為人異於前聞而次通
官之謗去單子似是穆差之所使彼既以勅使自處而及見禮單反不如勅使
故使通官阻塘而又難明言姑以未竣事為托也前頭事尚多可慮固宜從便
變通無失其權心問慰使當傳御帖於惠山地搃管處問慰單子中若添以監
營銀五百兩以搃管處別為致謝之意言及則憾意亦或可解故勢急未能稟
啓直為改書單子云矣○吏曹判書權尚夏從縣道上辭疏上下優批命史官
往諭○乙未以沈珙為檢閱○引見大臣及禁府刑曹堂上疏放罪人命金春
澤放送金泰潤減等吳始復出陸撤圍籬刑曹罪人得放者六七十人獻納梁聖
揆進啓金春澤行已陰秘前後獄事輒被指告衆惡皆歸國言喧籍請還收放
送之命金泰潤罪犯深重情迹陰秘與凶逆輩交通往來之跡有不可掩請還
收減等之命上不允上曰江華鎮江牧場朴權為留守請罷牧場許民耕
食而京居不干之人必多冒召土民則不與焉此固慨然而此場素產良馬
太祖朝八駿中一駿即此地之種也既失牧馬之利又不能利民一舉而兩失
鎮江場使之仍屬太僕可也刑曹判書李彥綱曰刑曹漢城府有推問王子宮
所屬事則依三軍門五上司例成送進來公事於宗親府捉來推問似宜宗泰

亦是其言 上從之是後大司憲趙泰東筵中發啓以為軍門將校軍兵則移
文進來者蓋為軍校之重王子雖尊貴出閣後便是私家豈以軍門之規援例
乎漢董宣格殺公主之奴苟有罪犯有司之直為執捉是矣其舉條不可不交
周 上命交周○丙申以李光佐為平安道觀察使○司直李光迪上疏曰
孝廟嘗講詩傳至鷄鳴章有王之溫潤石之麤厲等語教曰人遇患難然後必
能動心忍性人君遇災異則亦當如是又教曰若遇災恐懼不做一事則如被
長者之呵責畏怖退縮而已何益之有必有所為之事可答天譴遇旱災則齋
潔親祀未嘗解帶脫冠繼之以夜至誠所感甘注立應此可為後嗣之法也敢
以誠之一字眷眷於應旨之疏 上賜優批以為老臣憂愛之忱可不體念焉
○丁酉接伴使朴權咸鏡監司李善溥十三日馳啓曰揔管所經山川地名道
里指點詳問似有記錄之事行中又有畫手必是圖繪之計也問慰使禮單終
不受納伴使道臣不可落後之意再三固請終不肯許斫木開路將向劔川云
是日又馳啓曰揔管到鴨綠上疏路險不得行越江從彼境作行而常以千里
鏡照見山川又有量天尺一木板長可一尺餘廣可數寸背布象牙刻以分寸
寸為十二畫分為十畫上設輪圖中立一小板似是測景之具也譯官願得白

山圖一件，據管曰：大國山川不可盡給，而白山乃爾國也，何難盡給？以此觀之，白山以南似無爭地之慮。善溥又馳啓曰：更令惠山僉使詳審豆滿江源，則江源出自白頭山頭，中間斷流幾八九十里，至甘土峰下一息許，始自土穴中湧出。凡三派而為豆滿江云。○戊戌，以具萬理為弼善，宋成明為文學，李晚堅為兼輔德，鄭栻為兼弼善，李緯為應教。○御書講。○庚子，平安道義州等六邑雨雹，肅川地有蟲災。○辛丑，副應教權詹副校理鄭栻、吳命恒上應旨劄論時弊，仍附箴戒之言。上賜優批。○壬寅，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因領議政徐宗泰稟奏命還罷安興防營，而仍前兼帶守城將。日前吳命恒陳達使稟處至是覆奏宗泰曰：上年信使時奉行倭人職名也，以八送使停止事，呈書萊府，使權以鎮以奉行呈書為猥越而却之，馳聞朝廷，廟堂覆啓，依施只使訓別等私自為答書，而無島主處回答之事。壬戌亦有奉行倭館倭以此力請必欲得島主答書而其習可惡此等禮節宜不踰尺寸，今以自馬島修書契則當有回答之意，曉諭於館倭如何諸臣或言宜作回答，或言不可。上曰：奉行呈書終涉猥越，島主親自書契後可以作答之意，責諭可也。宗泰又以吳命恒所達倭國書冊痛禁事稟奏曰：中朝出來書籍不當一例禁斷，如史乘文集等冊則一切嚴禁，論以潛賣之。

律閑謾不駮之書則參酌以次律論之似宜 上命中國書冊外我國文籍一
並嚴禁現發後隨輕重勘罪又因宗泰及左參贊趙泰采之言通信正使所持
來日本通書使之內入泰采以圍籬罪人吳始復移配咸平道里既近且其曾
前所蒞之邑請改定配所 上許之後始復移配康津泰采又言參下禁府都
事二負定為參奉陞遷之窠參下都事例管本府凡事今依宗簿寺官負例必
以生進中有文筆者陞拜而幼學當次者亦令換差宜矣 上從之大司憲趙
泰東曰王子出閣後少無貽弊之端官屬之驕恣難保其必無唯宜常加教戒
使之嚴束也昔憲府吏突入公主第執其犯禁官屬 孝廟命治其憲吏先正
臣宋時烈入對曰憲吏執捉罪人職也何罪之有昔程子之母佚夫人子弟與
人相爭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 殿下之子孫何患其不伸
乎 孝廟歡然下教曰今日得聞嘉言也即命放釋憲吏至今傳為盛德事此
正所當法者 上曰當各別體念○判敦寧崔奎瑞在鄉上辭疏兼陳遇災修
省之道曰臣曾於在朝適值遇災之日猥承咨詢對以一時警動不若常加戒
懼於無災之日區區祈祝之意唯在 聖上恒存敬畏之心於平居無事之際
使無一息之間斷則必能上答天心下慰民情 上褒答之○乙巳接伴使朴

權馳啓曰：搃管登白山顛，審見則鴨綠江源果出於山腰南邊，故既定為境界而土門江源則白山東邊，寂下處有一派東流，搃管指此為豆江之源，曰：此水一東一西，分為兩江，名為分水嶺可也。嶺上欲立碑曰：定界立石，乃是皇旨，道臣儼臣亦宜刻名碑，端臣等以既不得同往看審，而刻名碑，端事不誠實為答矣。○丁未以權愾為黃海道觀察使。○司諫權慤在鄉陳疏首引世宗大王每日受朝，參聽輪對，臨經筵，燕坐讀書，夜分乃寢。成宗大王日三開筵，繼而有召對，夜對未有暇豫之事。曰：今殿下停講，居多，引接甚濶，備局次對一月，不過數三番專事，姑息機務，停廢此有歉於聖祖圖治之盛德也。又曰：己卯之科，僉議歸一，始罷其榜，則十餘年之後，豈有可復之理耶？還收之啓，誠得臺體而今乃以一二人所見，遽停重發之論，臣未知事體果如何也。又論庭試事曰：今春庭科尤有異焉。考官承牌受點之後，直造試所，不敢有因私歷抵今番考官受點之後，公然復出，至有還抵其家者，可謂無嚴矣。此豈遠嫌之道，而能免人言之噂沓乎？舉子入門整齊之後，旋即下鑰，禁亂官坐於門外，以防奸濫。今番則內外防禁弛廢，只以布帳遮隔舉子之出入，惟意往來無碍，充滿直房，雜坐門樓，甚至闌入翰苑，玉署者有之。燈燭既舉之後，或有乘暗而投呈者，分

考既畢則即為合考出榜例也而封置於命官之房經宿更考者此亦何所據耶又請庭試別設初試二三兩揀取次等以上即日科次合試於大庭又論通信使之事曰不能以禮自處至乘關白之金屋船及其還也豐緡太侈卜駁連巨數里至於篙卒之隨行者亦得珍異之物貨賣於鄉市何莫非律已不能簡檢下不能嚴之致也不獨信使為然燕槎奉命之臣或不無此等弊端凡於使价之差除尤宜精擇焉又論北漢之緩急難恃而中城之不可更築且論都城不可不守而楊廣水原長湍為四巨鎮繕甲峙糧屹有輔車之勢則都城不期壯而自壯仍言廣州城守粗完三邑姑先土築得其人而專畀其責末言穆差定界事應變方略不可不預為講定答曰文科追復還收之請經年相持固已太過今茲停論有何不可布帳一欵自試所啓稟變通者而伊時事勢不得不如此此外云云雖未知果如傳聞而考官受點後若有還抵其家者極為未安合有糾警之道令政院稟處庭試之不設初試意有所在不必變改使价精擇事申飭該曹北漢之天險猶古之劔閣也大計已定崇墉甫完其他凡百次第經理矣天下豈有十分無欠之地耶爾疏所云未可曉也下教所陳誠有意見而連觀狀聞似無是慮矣翌日政院以庭試考官受點後還家者令禮曹問啓

乃禮曹判書李塾也。上教以李塾還家在於承牌詣闕之後則勿論落點之
已下未下徑自退去殊可駭然特命罷職時政院啓辭以塾還家為在落點前
故。上教如此。○戊申判尹宋相琦以庭試時該房承旨因權慙疏上疏引咎
曰諸試官備望以入之後依庚申前例即請出牌李塾進來而天點已下日暮
後聞塾受點後旋即出去事極駭訝即招儀曹吏請來則夜深後始到闕外仍
赴試所臣欲啓請責罰而未果物議喧騰久而未已又曰臣持書題往來之際
望見儒生輩列坐於敦化門及南所等廡下無慮千百亦有兩立彷徨於禁川
橋近處者臣言于試官使書吏往審則已入者簇立如束決無更入之勢云不
得已有再次草記之舉矣又曰時刻已過之後即以布帳茵席覆之已收卷之
上而天色已黑或有乘間突入攬納其卷於已收之中臺疏中乘暗投卷之說
無乃指此而發耶末曰事出倉卒天且大雨論以科場事體則不成貌樣場屋
之不嚴從可知也。上下例批左議政金昌集亦以其時命官上疏略與相琦
疏同末又以分考既畢未即合考事自辨曰當日科次既至夜分舉皆昏迷不
省遺珠之歎勢所必至依別試科次之規取諸試官所抄自加封標合置于臣
所在房中翌曉合考而不覺其為違例之歸也。上遣史官答以別無所失不

別無所失不必深嫌○已酉御書講○庚戌流星出貫索星下入坤方○御書講○正言權斗經上疏首因災異陳修省之道仍言信使辱國之罪而又論國書不用行用之舊式而創從彼國新式之為不可仍請書式不可不改無稽之夷禮而從我之衷也又言北關砲手天下無敵而一自越採生事列邑盡收銃器藏之官庫臨習操出給宜罷收藏之法仍給軍民以時諱習又言白山定界事決非巡視地方之計請使籌司熟講而應之分遣近侍糾察西北兩路舉按倖將之不法者又言北漢未必得力於緩急而仍及中城繼築之為不可末言嶺南關東飢荒之慘請停捧嶺底十數邑麥糴軍布亦令限秋緩督答以收藏兵器非計之得而猝然出給亦涉重難北差一數似是過慮北漢大計牢定之後各事疵毀予實慨然麥糴事嶺南狀聞纔下廟堂矣○辛亥御書講行副提學李健命曰今春庭試舉子比前倍筵且值終日大雨科場不成貌樣人言久益喧藉而至今無一言之者咫尺堂陛壅隔如此誠可寒心今以諸臣引咎疏見之可知事實禁亂官例坐進善門內而今番則許開進善門故舉子輩散處公廨此已無前之事而至於丹鳳門則乃外門而初不防閑舉子之出入惟意入者復出出者復入萬目所覩莫不惟駭今見大臣劄試所則分付禁斷而亂

雜如此禁亂官不可不治罪而差暗呈券之說已發於臺疏而都承旨疏中亦已備陳收券官亦不可無罪 上命禁亂官拿推收券官罷職校理吳命恒曰庭試謁聖則試場凡事都承旨例皆主掌關門收券之事莫非其責亦不可無罰 上命從重推考○壬子引見大臣備局諸臣 上曰壬戌年間備局堂上其數不多今則幾至二十餘人而每以病懸頓事極未安各別申飭啓下時亦宜慎重也日前領議政徐宗泰以洪禹瑞李澤等內遷事陳達外人皆補蒙允是日吏曹參判尹趾仁請姑待本曹堂上備負後擬望曰主塞者許通然後用之者乃政例也副提學李健命曰主塞者即趙泰者而日昨疏中已言本非永枳之意此亦非許通乎趙泰者亦曰今則內遷為可 上曰既有成命不必拘於政例內遷可也校理吳命恒曰諫院曾有勿為鈎問言根於發論臺諫之啓而于今累年尚未稟處詢問大臣似好矣 上問諸大臣皆以迫問言根為不可 上曰問其言根則不可而但或論不知苗脉之事則不可不問難以一槩處之李濡曰拿問則雖不可而招問則似無大妨不可預定其制矣 上曰此事可以臨時量處有難預為定制矣○右議政趙相愚引疾至二十六告 上始許處○以閔鎮厚為禮曹判書李夏源為校理洪禹瑞為修撰○六月癸丑

朔○左議政金昌集上劄請被庭科時不能糾檢之罪 上賜優批○甲寅引見慶尚觀察使李坦 上命去時巡審烏嶺山城即為啓聞蓋因頃日大臣所達之言也○乙卯以李晚成爲大司憲具萬理爲掌令權益寬爲持平李澤爲副修撰○接伴使朴權咸鏡監司李善溥馳啓曰揔管自白山下來臣權曰臨江遠近處有一水來合於大紅丹水明是白山東流之水此乃真豆江而欽差所得水源乃是大紅丹水上流也揔管即出山圖指示曰吾與朝鮮人詳察形勢適審水源此外實無他水臣權曰自此相距不過十餘里欽差暫時往見可知實狀揔管以爲爾國知路人言東流之水斷流後百餘里始爲湧出云今吾所得水源與此言相符臨江臺上邊來合之水必非豆江之源似是大國地方衆水合流來會於此者也且吾以此已送筆帖式奏聞皇上吾果誤尋水源則國王具奏于皇上然後可以更審云差負軍官譯官輩所言亦如揔管之言揔管又指示山圖曰水源斷流處若是其糝糊不明苟無立標則彼此有難考據以木柵定限何如臣等答曰木柵則其處樹木或有或無毋寧隨其便否或築土或聚石或設柵而不敢擅便當稟于朝廷隨便始役而大國人來檢則好矣揔管曰大國人不必要來看舉行與否每年節使便通于俺處以爲轉奏之地而

設標後每年巡審在所不已且言山圖一本歸奏皇上一本當送國王前云兩
江源流既已約定許多人馬無一致傷搃管不但凡事務為省弊以其行中牛
隻連續出給以饋從人十石米又為分給於開路將卒等實是意慮之外也○
丙辰日前知經筵趙泰采蓮白請修補羅巖諸王陵之頽圯者命該曹稟處禮
曹履啓依施○副護軍李晚成晚成號拜大憲而在鄉陳疏請被違命之罪且
以安興防營之設初因其狀稟而疵議橫生終至革罷引為嫌端曰一自安興
之陞號水營之必欲沮撓者蓋有其由夫屬邑分則需索不廣軍卒少則徵歛
亦減彼帥臣之所深惡不但在於分權故前秋偃然馳報備局論其不便而不
見採施則其所以日夜經營沮敗之計者猶不已匪久還罷之說固已傳播今
之首論者自謂徃來內浦一二卿宰之繼陳者又嘗栖息於營下近地則今此
所言難保其不由於此等煽動之說竊恐四方之輕朝廷自今日始如是而尚
可為國乎答曰安興事既知非計之得則改之無傷也○戊午平安道三登縣
地震○持平權益寬論大庭親試承宣例主凡事苟有事端責有所歸今春庭
試試場之不嚴雜陳於諸臣章奏掌事之官俱已拿罷苟使主掌之人嚴加警
飭隨事善處則天雨雖甚士子雖多其雜亂紛闐豈至是哉不職之責既著問

備之罰太輕請當該承旨罷職試士之場自有內外之限或有製於場外入呈
試所者則安在其設場之意哉玉署之長親聞庭試舉子有留坐闕門外廨舍
而製呈者質言於稠廣之中云苟有是事而不為覈治則將無以嚴科場正法
綱請令該曹緘問舉子姓名依法科斷以杜後弊庭試舉子果有闕門外製入
者則其蔑法無忌莫此為甚副提學李健命既已親聞其人則固宜登時奏達
付諸有司而頃者登對之際盛論今科之不嚴而終不提及於此疎忽之責在
所難免請副提學李健命推考已卯科今雖苟且仍存其在榜中人自處之道
不可以見枳清選而有所私惡其人也明矣承文副正字金濼借入尹基慶之
家及維崖異於分館之坐基慶家女僕數輩乘夜至濼之門高聲醜辱靡所不
至仍即督出不使暫留苟使有一分廉義則豈敢送人醜辱於議已之人有若
市井奴隸哉基慶宜不敢曰在家不知請已卯及第尹基慶拿問定罪答曰不
允第四件五件依啓翌日又改承旨罷職啓措語曰舉子出入收卷早晚承宣
尸之今春庭試門限之無禁試卷之暗投並陳於諸臣章奏主管試士者宜先
被罰收卷官罪至罷職承旨則問備簿責而止朝家用罰不宜若是其倒置請
罷職 上答以勿煩○已未以洪禹寧為弼善○副提學李健命以權益寬啓

請絨問事上疏乞寢絨問之命曰丹鳳門既係外門而初不防限一任儒生之出入則自外製呈孰得以禁傳說不啻喧嚷故臣果酬酢於儕友間矣頃於嶺伯李坦家適逢數三時宰以臣請罪收卷禁亂官為非而且有問臣以聞知自外製呈者臣泛然應答間有朝譴臣身者遂與一笑而罷矣雖是疏章間顯言之事若出於三司則究問言根尚慮其有關後弊况以私室酬酢必欲究覈者曾所未聞也臣雖無似職忝經幄決不忍自我開路傷朝廷之體而招後世之譏也况今科事街談巷議不一其端有耳皆聞有口皆言其可逐一憑問而亦皆指陳耶其所可覈而抵法者何限而今臺臣只慨外製舉子之見漏挺然獨舉臣未知如此則許多雜亂之事其可塞責繡縫耶廷奏時不為提及云者玉堂論思之體與臺閣糾劾之啓不同外間所聞何可輒皆指名猥陳於前席乎成命之下臣豈無可指之人而歷稽往牒參以國朝故事未嘗有以私室酬酢自公發問而致詰者若此不已則臣恐衛巫之監謗秦法之偶語復作於今日反復思惟決難承命答曰舉子之自外製呈果有是事則其在嚴科場之道不可置之故即允其啓卿疏儘有意見絨問之命還寢焉益寬以此引避曰坐製場外入呈試所實是前所未聞玉署之長親聞其人而質言於搢紳之坐臣意

以為不覈治無以懲其奸濫不發緘無以覈其姓名此臣啓所以發而聖旨所以即名者也今其為言始則歸於中外傳說中則或稱泛應或稱朝譖末乃結之以監謗偶語託言有關後弊實則為遮攔自阻之計今所以緘問者只使發告其人而初非究覈言根非禮迫問之比則此果近於傷朝廷之體招後世之譏耶向來李長輝之飛書傳於今禮判閔鎮厚而其時朝議請覈問鎮厚先王朝故判書金佐明有宴席戲譖之言儒臣入陳前席乃令憲司問啓私室酬酢亦至發問則何謂之無故例耶且其疏有曰有聞有言既非止此可覈而抵法者何限云爾則所當逐一指陳明付有司使科法增嚴士習得正何憚不為而為此含餽吐吞之狀耶諸臣章牘之外果復有許多雜亂之事親聞而質言如健命所傳者則臣亦當隨事論列而特未之聞焉爾翌日掌令具萬理處置出仕○辛酉以南就明為承旨李明浚為執義申鐔為校理韓永祚為輔德○命北漢行宮營建堂上以下并書入施賞有差○憲府掌令具萬理申前啓又新啓彼人白山之行任使之臣固當偕往而接伴使朴權咸鏡監司李善溥替送偏禪並皆退坐乃及諉以衰老白山路遠雖曰險艱差負以下並皆通行則伴使道臣獨不可往耶莫重疆事只以一張手本上聞而水源爭論之際既不目擊

徒以唯唯為答任使之意豈宜使然哉請朴權李善溥並罷職又論北兵使張漢相備局使之窮尋江源詳察地形而既不躬自往審只憑將校購告而矇然馳啓偃蹇圖便之習已極駭然而至以將校輩謬傳之說粧撰上聞不謹不職莫此為甚請拿問定罪答曰不允○壬戌教曰荒唐船之出來無歲無之而今年海西尤多殊甚可慮各別瞭望追捕等事並加申飭備局請移咨彼國申請禁斷從之○接伴使朴權初四日馳啓曰侍衛乘船搃管由陸今日到慶源明將發向慶興搃管出給白山圖一本故監封上送而搃管又稱移咨出送一張書故亦為上送其所謂鴨綠土門兩江俱從白山根底發源江南為朝鮮之境歷年已久云者論斷彼此境界極其明白可無後慮至是權與監司李善溥又為封啓曰本月初一日搃管馳往二十里許豆里山登山巔望見豆江入海處使其行中畫工圖形後即為復路還到慶源府侍衛欲聞朝鮮音樂故定送鼓金笙笛各一人則使將校通引更唱迭舞頗為歡悅搃管出給二大牛使驛卒輩椎食前後出給至於十首之多臣等所持來禮單及問慰使禮單並措辭入給搃管曰今行貽弊不貲若受禮單則實乖於皇上軫念之意至於問慰禮單係是規外別遣不得承受云前後入給饌物彼人輒以三升小帽子帶子等物

計價出償故今當還去之際並還其價物使譯官傳言曰大國之人奉皇旨來到我境若干饌物至給價買用事體苟簡在我國之道亦豈容如是通官以為皇帝優給行資沿路買用今若還給價物則搃管必生怒此行自初至終凡事極順而及當臨歸以小事或生鬧端豈非可憫乎吾於越江後當從容言及於搃管云而終不傳通無可奈何搃管前日所送咨文臣等相議以呈文發送則搃管以為吾之咨文謄書于呈文上段然後可以歸奏云故依其言書送初三日食後彼行將越江故臣等同進館所問慰仍言定界立標事當歸奏朝廷徐徐始役而此地荒廢既久曾不看檢今則境界分明道路已通空閑之地或募民入居或設立把守則可免虛踈之弊矣搃管曰若欲移民設把則弊將不貲莫如別定官負一年二三次摘奸之為着實也臣等答以當歸達朝廷商確為之搃管曰前頭節使時設置形止言于通官俾傳俺處搃管一行到慶源之日烏喇章京一人及其從人二十名乘馬尚越來本府把守將及軍人多般防塞而終不聽從以此告于搃管則搃管招致章京大加呵責曰既犯國法當歸奏處之也臣等以為固為有罪而第以迎接搃管為言與無端犯越有異矣搃管曰吾以勿為越來之意分付今此犯越宜有重罪臣等復言其情有可恕則搃

管以為章京若被罪則本府官吏亦必有勘罪之舉當依所言勿為歸奏伴使
監司亦不必陳達于國王也。臣等罷出之際搖管以下起立拱手曰俺等雖承
皇命而來竣事還歸實賴國王軫念且別遣問慰厚遺禮單可見眷意而皇帝
既有省弊之教茲不敢違然其中心感謝與領受無異午後發行直向江邊越
去矣前日臣權到茂山時首譯金指南來言侍衛以佃獵事越往彼邊還後密
言曰大國境樹木無數斫伐車載船運之跡極其狼藉爾國吏民可謂不畏法
禁矣指南答以江邊無識之民有此可駭之事誠極寒心而此事一發當死者
甚多以老爺惻隱之心何忍為此耶侍衛曰吾當舍嘿但隨行人之口恐難盡
掩也臣等各別聞見既得實狀而彼人在境時不可先為彰露今則彼既越江
故以會寧府使別定查官今方查覈當追後啓聞云矣。○癸亥夜月犯房四星
○領議政徐宗泰上劄首以李晚成疏論安興事為嫌次言備局堂上多以試
官難安且以頃日筵中籌司堂上太多之教惶蹙引入宜賜明教飭令亟出察
事又言憲司之請罷接伴使監司執法之論雖嚴而全不恕諒其事勢也未又
陳辭免之意答以安興防營之設罷皆出為國之公心而憲長之張皇侵斥殊
欠和平籌司堂上太多之教不過日後審量之意皆懷不安不亦過乎科事不

料開端忽生於今日副學之疏良可慨然欲觀前頭勉出為計白山審界特價
臣道臣之不得借徃非出於嚴憚推托請罷之論子以為不可也仍命安心勿
辭○召對玉堂官 上用講官言別諭諸道優恤農民使除草無失其時蓋以
是夏無麥民間不能盡力於耕耘故也○甲子命承旨放典獄輕囚○以李世
最為承旨○乙丑左議政金昌集初度呈辭遣承旨敦諭蓋昌集以庭試命官
因李健命疏不安故也○日前副提學李健命以權益寬避辭上辭疏曰憲臣
咎臣以不為隨聞指陳使可覈者漏焉其責備矣第責人太明而恕已太寬今
科之雜亂遠近皆聞閭巷之間搢紳之列公誦而公傳者憲臣皆護以不聞而
姑詵近日章奏間言之有曰充滿直房直房乃是闕外而所謂充滿者果指袖
手曳白而歸者乎特不言製呈二字耳臣意此雖可駭既無門限任其徃來則
自外製呈勢所難禁而有曰雜坐試官之房則其場屋之不嚴奸濫之易生比
諸在外者輕重尤懸直房必有守直之人試官皆率僣從則此可覈也有曰燈
燭既舉之後乘暗投呈其視爭時刻之差過亂投試券於覆帳之中者事段自
別則試所使喚政院隸屬亦可覈也承牌之試官無端退出夜深還詣則其時
去處亦可覈也該曹政院之啓與該房承旨之疏相左而強欲區別於受點前

後語不白直則亦可覈也凡此數事皆宜可覈而憲臣視若細故並置不問獨以臣私室言語作為奇貨必欲窮詰若只使臣所聞外製之人發見而論罪則今日之科可謂嚴懲治而無遺漏歟其意以為賚迫臣身詰問私語則人人皆將以臣為戒緘口結舌雖私室之中不敢復及於科事而自可籠罩而不發也臣前疏所謂塞責而繙縫者可謂切中今日臺體憲臣何不反顧而自省耶答以憲臣之避烏可無辨而因此愠怒至發五可覈之端而試官去處疏啓相左亦在其中若此不已收殺無期予實未曉也益寬又以此陳疏對辨曰蓋前例有無姑舍勿論宰臣質言有異於巷議場屋不嚴莫甚於外製舉子既有自言於宰臣宰臣又復公誦於稠坐則臺閣之啓請覈治烏可已乎况其初疏既曰豈無可指之人而終不明白說出而且引充滿直房之說強着製呈二字隱然以外製之人混歸於充滿之類而要掩質言之迹雖曰非出匿諱人孰信之且其疏中歷舉諸臣章奏間說謂宜可覈者多至五條而斥臣以視若細故並置不問夫今番場屋雖曰雜亂非明白可查之事則不可以科後浮囂之說輒請究覈而况所謂充滿直房乘暗投呈云者本無指摘之端則尚何從而究覈耶况承牌還家之考官無論受點前後 聖上亦有處分則疑之以別有去處非

臣意慮之所及也。獨此外製一款未及登聞而當大庭試士之日舉子之自外製呈何等奸濫亦可謂之輕且緩乎。始則曰塞責繻縫終則曰籠罩不發。至於以臣為戒不敢復及科事云者。此與衛巫秦法之喻同一語脉。臣不欲多辨。今科堯堯之說果是實狀。則孰不欲推覈正法而乃反內懷搖撼朝廷之心。故為吹覓疑亂之計。或有一言揆已者。則費力操切。使不敢更發其意。所在可怕矣。答以儒臣之䟽語甚謬。戾何必為嫌。○丙寅江華及慶尚道尚州等邑雨雹。○以李敏英為承旨。○召對王堂官。○命重修南原府蛟龍山城。以府使為守城將。○丁卯地下月食。○左議政金昌集再上辭單。賜不允。批答至三。○戊辰以韓永祚為執義。柳鳳徵為掌令。○諫院論外方獄訟多有踈緩之弊。前縣監朴慶餘之先山有掘塚燒棺之事。為地主者所當登時摘奸據法。按治而略不驚動。故為延拖。終使兩隻闊闕。至有殺傷之舉。請星州牧使金相稷罷職。不叙從之。○掌令具萬理論副提學李健命。闕外製呈之說。親聞舉子之自言。而公誦於稠廣之中。及臺啓既允之後。絨問一節。雖諉於事體。而在健命之道。固當直陳於自暴之䟽。初䟽則曰。豈無可指之人。再䟽則反歸之備局。泛聞又以自外製呈勢所難禁。為說欲掩其當初質言之迹。罔念無隱之義。自歸欺蔽之科。

請罷職又論今番庭試舉子之外製者姓名時未著現而覈治之舉斷不可已
請令該曹稟處覈出別樣重究不允○壬申以宋正明為承旨黃欽為刑曹判
書洪禹寧為掌令鄭楷為持平○大司諫李宜顯因辭疏極論庭科事曰今春
科場之不嚴實前古所無提衡掌試之臣承牌還出歷抵舉子之家而設場之
後試題出於其手則其間情形孰不疑惑時刻已過燈燭既張而或有暗投而
得中者人言之喧藉固其所也風雨急猝之頃兄弟試券同一筆迹而寫述者
俱在選中則預構之疑烏得免乎此等弄巧之狀以臣之遠在嶺徼而猶且耳
熟則前後居臺閣者豈盡無聞而無一人言之者及夫諫臣疏出終難沮遏則
乃復引惹儒臣私室之言有若一大機關迫蹙操切以為混圖彌縫塗人耳目
之計夫私語詰問本非盛世之美事將啓末流之弊源則殿下之即今還寢
誠有光於聖德而臺臣之輾轉層加劾罷乃已者抑何意也其意不在於嚴科
場而只在於箝制異己使不敢更論科事者可謂如見肺肝矣謄於章奏分明
指陳者一例容護必曰浮囂曰吹覓曰疑亂惟恐實狀之或著只以外製一事
作為竒貨窮詰不已外製舉子固當嚴覈重究而許多可覈之端其可終始掩
匿而不發耶况此等事既未經查究則臺臣何以逆知其浮囂吹覓而肆然筆

之於告君之辭徑加斷定若是乎 聖上乃教以收殺無期反欲置之勿問之科竊恐人情轉益涕鬱科事漸致淆雜將至於莫可收拾也臣愚以為宜令有司一一究覈痛加懲治解中外之感慰多士之心洗朝廷之恥不可但已也正言洪啓迪亦上疏略曰試官之承牌還家可謂前所未有之變恠而傳說之言皆疑其不止於還家儒臣疏中所云去處可覈者此也茲事即國人所同疑惑而憤歎者雖欲仍置不問比如防川終必潰決亟命攸司期於明覈以解四方之感焉又曰整之徑歸人孰不知而承宣之啓乃以未詳誰某為對隨聞啓達何傷於私好而為此欺罔耶承宣之罪亦宜有譴罰也其下又以臺啓之論李健命為非曰不待末稍究覈徑論發論之人何其無顧忌也未曰向日王子宮奴毆打禁吏而憲府屏氣不敢出聲臣為憲臣羞之 上引見大臣備局諸臣教曰近以庭科事鬧端層生今日大諫之疏比前倍加今若仍置則論議轉激了當無日一番查究似不可已領議政徐宗泰曰李健命疏中五可覈者似不當因仍掩置而李宜顯疏則槩聞為言轉深其疏必有依據非草野人言之比一一明查恐不可已 上曰副學及大諫疏所論諸條並令究覈而五可覈中疏啓相左一款不甚關緊不必覈也仍命刑曹判書及參議尹世綬以其時考

官引入並令改差以無故人出代宗泰曰兩疏所論今既並覈則自外製呈之
說尤為驚駭不可不一體查究矣吏曹參判尹趾仁曰初不舉論則已今既發
於臺啓而李健命亦曰豈無可指之人云決不可不問也 上命一體查問仍
賜宜顯批曰近因科事論議轉激一番明覈在所不已繞於廷中有前後條件
一一究覈之教矣又答啓迪曰上教事已有處分承宣之啓歸之欺罔而至請
譴罰則未知其得當疏末所陳未詳曲折之如何而勉戒之言好矣可不留心
是日廷中宗泰以歲貢移准事請依前例節使兼謝恩使以送 上從之又命
昨年紀越人移囚時族屬四人之放砲劫奪者其就捕三人則不待時處斬未
捕一人廣加譏捕事申飭○癸酉刑曹參議洪重夏以庭試考官不可按治科
事故遞差以鄭來祥代之又違召坐罷李震壽代之○瀛昌君沆卒沆於諸宗
中最以謹慎聞 上特下驚悼之教仍命喪筭祭需擔軍等依朗原君例題給
○甲戌執義韓永祚曾於廷中以本府前啓庭試時承旨及李健命罷職之啓
意見不同立異引避掌令具萬理即發論人以永祚避辭及李宜顯洪啓迪之疏斥
亦引避末又辨啓迪疏中禁吏被打宮奴而憲府屏氣之語掌令洪禹寧處置
出永祚遞萬理○乙亥以宋成明為持平盧世夏為弼善掌令洪禹寧論今此

庭科不嚴之狀已悉於諸臣章疏行查之後試官承宣隨其事端自當規警試
官之承牌徑還既是無前之舉政院所當請罪而矇然放過請當該承旨從重
推考從之當該承旨及李健命罷職事停啓○召對玉堂官承旨宋正明以北
民疲於清差之供頓請依昨年西路例別行蠲役 上命廟堂稟處後廟堂請
寺奴婢貢及本府應捧之需參酌許減 上命本道條列啓聞後舉行○禮曹
請於七月初七日秋節後還御正殿復常膳從之翌日藥房又啓曰立秋尚有
十餘日而開筵引接連御殿庶短簷烈陽熏鑠必至請依 宣廟朝開講丕顯
閣宣廟避殿
時所御處例前頭宜擇他堂閣納涼處為引接處所亦從之○丙子大司諫
李宜顯正言洪啓迪以具萬理避辭皆引避獻納梁聖揆以其子中庭試不可
處置僚臺引避掌令洪禹寧處置出宜顯啓迪而遞聖揆聖揆則以
勢雖固然
建奏臺斥
常避不避
為辭而遞○丁丑刑曹參判洪萬朝以庭試命官有相避不可按治科事引嫌
遞俞集一代之○以南至熏為承旨徐命遇為掌令趙錫命為文學金尚奎為
司書李晚堅為輔德李彥綱為判尹○刑曹判書黃欽以科查事請對白 上
曰試官儻從今將推問而大臣儻從則一體推問似未安 上曰前頭有憑覈
之端則亦當問之姑勿推問可也欽曰外製之說無人不聞而臺臣以私室酬

醉至請緘問極為不當李健命疏以豈無可指為言其意非不欲指告而所執者事體也今則科事諸條既命究覈此事非問於健命則無查出之路何以爲之 上曰終若不查外製則實關後弊依前例自政院招問可也是日刑曹以試官承牌還出歷抵舉子之家者及燈燭既張後暗投得中者兄弟試卷同一筆迹而俱在選中者並請依法例移禁府從之翌日判義禁趙泰采請對曰試官之歷抵舉子家者既令移義禁府李整當自本府拿問而又自刑曹推覈於整之儻從似宜 上從之又曰兄弟同筆者雖不指名亦可揣知而暗投得中者則分付禮曹使榜中人自首然後可以現出而亦令刑曹盤問於試官儻從及政院隸屬為宜 上並從之李整及新及弟李獻英獻章兄弟即兄弟並就拿政院以 上教招問外製舉子姓名於行司直李健命健命詣闕外書呈所聞以為相知人趙銘者一日來見語間曰渠隨新門外柳姓人入庭試大雨終日無住着處而外門不閉舉子輩任意出入故渠亦與其同接出坐間家柳姓人所製使渠呈納云果以此酬酢於搢紳間矣 上命下該曹○戊寅流星出天中淡雲間入坤方○判義禁趙泰采請對入侍時 上以掛書人尚未捕得事命左右捕盜大將並從重推考朴慶餘山訟各別申飭俾無一毫容私嚴明

查出啓聞事分付本道○辛巳以吳命恒為獻納李晚聖為校理尹聖時為持平洪廷弼為正言○刑曹叅判權尚游在鄉陳䟽略曰臣於李健命䟽有不容泯默者臣於春間聞權致大自闕外書呈試卷之說蓋致大以反武之人欲為觀光往赴文科見闕門不閉出入無禁謄來書題以其家庭私稿中同題宿構者書呈云此皆由於門限不嚴之致也臣聞之慨然果有所云云今因此事健命方被拳踢臣亦入於章牘間安得晏然乎答以權致大令該曹一體究覈○七月朔壬午流星出左旗星下入南方○副應教權詹上䟽曰臺閣處置隨其避辭而為之立落者古例也日者獻納梁聖揆自列之啓以嫌難可否於科事為辭掌令洪禹寧之處置論以廷奏臺斥當避不避而置之落科其所執言果何所據禹寧以此引避是後持平宋成明處置遞禹寧○刑曹推問考官僉從則皆以為試官入殿內後舉子輩避雨奔竄充滿房中而奸濫等節全然不知又以乘暗投呈一欵推問政院隸屬則以為無所見云○甲申弒主罪人先男三省推鞠承欵伏法○刑曹因權尚游䟽推問外製事於權致大致大以為出來避雨於闕門而少無閉門之事又以為逢着家庭宿構出坐門外親書呈納判書黃欽叅判俞集一叅議金弘禎啓請照律翌日弘禎上䟽自引溺職之罪

更請推問於致大曰致大變辭多有可問者渠既曰少無閉門之事則不閉者
是何門又曰逢着宿構則宿構冊現納後可驗科題有無書迹新舊又曰出坐
敦化門外親書試卷則觀渠筆迹以驗其成字與否且更推中舉子之書試卷
者雜坐前後左右云則敦化門禁亂官亦可推問也又言使渠誦其所逢文若
干緊句驗其異同則虛實可以立辨結之以必須公明按治然後可盡按獄之
體答以疏辭誠甚得宜令該曹更加覈問於致大馬黃欽俞集一皆陳疏以此
引嫌欽之疏曰僚疏之所當更覈云者俱是外製直招後別件事也更生枝節
轉加盤問實臣意慮之初未及也又曰合席同坐無不與之爛熳同議經夜之
後始有此言臣實慨然莫曉其所以也是後欽集一累次違召並改差弘禎亦
違牌坐罷○持平宋成明啓曰纔因刑官之疏權致大有更問之命而其間可
覈者非止一二致大以為為書正草出坐門外既鎖之門何以擅開乎本門禁
亂官及防守軍卒豈無目見禁截之事耶且致大必有同接之可證至於出入
無常雜坐書卷之舉子致大生長京華萬無無一識面之理其隱諱不吐之狀
明若觀火請令問目中添入更加嚴問從之○丙戌召對玉堂官副應教權詹
曰 聖上避正殿之時 王世子會講於正堂事體未安今後或值如此之時

移講他所似好 上從之○先是禁府罪人李整納供曰庭試與監別試有異
係是親臨之科故諸試官元無牌招之規受點後各自其家曉詣闕下者例也
伊日朝承牌詣闕入坐兵曹意以為舊例如此則似無留待落點之事且以亡
妻遷葬既受恩暇先送孫兒與地師而年少不經事欲面言以送故不得不旋
即出來此在落點未下之前兵曹入直堂上之所知也追聞他試官舉皆留待
還詣闕下則日猶未昏此亦同赴試官之所目覩彼以還家謂在落點之後還
詣闕下謂在夜深之後以成罪案而勿論受點前後既有還家之事則雖以此
萬被誅戮實無所憾至於歷抵舉子之家尤萬萬無據凡在館閣之任者必參
考試之列人所預度若欲用情則必當預為潛通密議惟恐人之聞知豈有臨
科一日擬望之後始乃行呼唱於白晝大道之中肆然歷抵於舉子家之理乎
所謂舉子未知指誰而歷抵之狀亦未知何人目見何人傳說見之言之必有
其人若一憑覈則其間虛實自可立辨若其試題事凡試場出題之規分置冊
子於諸試官之前使之各自考閱相議出題伊日冊子之置前者乃漢書而偶
披而見之則龔遂傳也龔遂拜水衡都尉事似合為題故拈示諸試官則諸試
官或以為可而藝文提學崔錫恒曰若以龔遂為題太涉平順似或已出於東

作不如以王生謝拜水衡丞為題之為勝云而他試官又有以褒顯龔遂四字尾之錫恒乃就決於命官以王生為主而出之初欲為題者即龔遂謝拜水衡都尉而所出之題則變為王生謝拜水衡丞且添以褒顯一節則主客懸殊事實頓異便是別題試問於諸試官則可知出題時委折其下又以為分考時所抄畫落於合考只朴師益一人得中合考時因命官之累請不得已進去而終無參涉於可否之間其所謂歷抵之說又自歸於無皮之毛 上命覈處禁府啓曰諫臣疏中歷抵舉子家云者目見而傳說必有其人非問於發論之人則他無究得之路而直請緘問事體未安自刑曹覈儻從之外恐無他道試題一款亦宜憑問於崔錫恒而處之請令該曹緘問後稟處允之又命發論人處亦為緘問大司諫李宜顯不為緘答上疏首言緘問之非且對辨整之供辭曰試官中無一人還家者而整之獨謗舊例旋即還家者已極可異未請闕之前無非在家之日指揮葬事何待還出亦可謂不成說矣伊時試官初次受點者皆留止闕中後次受點者以闕門已閉皆留止闕下云整則是初次受點者也果如其言未昏還詣則何不及於門限而止宿闕下乎累度催促侵夜還歸之狀已悉於承宣之疏而至若歷抵事士人李賓興詳聞整自闕還家時歷入舉

子家之狀說及於親知不啻明白臣與賓興素所昧昧雖未親聽而宣播已久
無人不聞今若盤問於賓興嚴覈整之帶率隸屬則可辨其虛實矣其所謂欲
為用情則必當預謀何必擬望之後肆然歷抵云者自以為最近事情而此亦
有可言者蓋科場之規若有主文之人則命題課卷率皆主之矣其日文衡之
臣違牌不進則整之主試人皆知之而急急還出為此前所未有之舉中外疑
謗烏得免乎試題事副擬既出於崔錫恒之手則首望之出於整手人皆知之
雖或略有變換一如其言元非別題之比而乃欲推諉於同列又以漢書有若
偶在其前者然此已做說艱窘而况其時接膝相議又非他試官之所與聞則
其間曲折他試官亦豈一一盡知也哉臣聞合考之時命官初則只邀堂上以
上試官而未久繼邀堂下試官則况整以提衡之人其可退坐終始不參乎且
於禮曹舉子自首之單大有兩疑訝者李真伋特禮曹令限後三卷者自首真
伋以試帳才覆納卷帳中為對
限後乘暗呈卷以至得中人言喧藉而若其過限之事渠亦不能自掩以納卷
帳中為對則限之前後不難揣知而只以方覆二字略加粧撰誠極可笑聞其
卷末數句以二書胡寫而亦不暇顧可見其迫於過限而若其字號則乃九食
也安重弼李萬休以限前呈卷之人乃為五賴九賴此則食字後七軸也紛然

迭投已成亂軸則高下填字不能一如呈卷次第者容或有之而伊時收卷殆近數千張則食字為繞過腰中也此時作軸萬無錯亂之理且萬休書呈之辭以為呈卷時張張受置不至亂軸云張張受置則必當續續填字隨填作軸矣賴字作軸若是其從容則食字軸之已填於真佞未呈卷之前者較然明甚矣呈卷於方覆之際忽地騰上於限前呈卷者之前則豈非可恠之甚者乎此亦宜令攸司詳覈處之答以令該府稟處禁府即拿囚李賓興而李真佞亦因宜顯疏就拿兵曹判書崔錫恒因禁府判付先為絨答而又以宜顯疏上對辨疏略曰茲事顛末略陳絨答而尚留王府未經睿覽更暴其詳焉伊日諸臣各以班次俯伏臣忝居西壁之首金字杭李彥綱猶次而坐李整坐其下相去頗遠雖欲接膝固不可得整披閱冊子拈示彥綱彥綱示於臣即龔遂拜都尉事也臣以為此易出於東作若以王生拜丞為題則似不蒙塵以此稟議命官參取尾以褒顯之言定為首望元無與整商確酬酢之事稠坐咸觀之事猶且臆逆粧撰指無為有尚何說哉上下例批李獻英獻章兄弟又納供獻英之供略曰略有兩具僅得構成過半之篇而同接之人既失他無推移書卷之人家弟獻章曰吾之所製亦幾過半而若各自寫呈則恐難免俱為曳白弟筆雖不及

於兄亦能速書先書所製呈于限內如有餘畧則吾亦可以卒篇書呈而雖或未及亦復何傷云故果令書之而既呈之後猶未過限遂令家弟急急書其已製者俾以卒篇呈卷而至於兩人並中尤是萬萬夢寐之外若以此謂之僥倖決科則可矣而今乃以並書兩卷勒謂之預構不亦寃乎果有預構之事則何必使自述之弟書之而使渠之所作念卒忙迫幾不得呈納也塲屋窘急之狀於此可知而反以預構目之此果成說乎獻章供辭大意亦同略曰兄弟果有預構則宜從容各書趁早呈卷何必使矣身稍劣之筆苟簡書呈乎又曰先書兄之所製更為疾書已作而回題以下直書正草僅以呈納雖以試卷見之下端字樣或不成形初不預構倉卒窘急之狀尤為昭著命除刑議處是後宜顯又以獻英等之供及錫恒之疏對辨引避其略曰李獻英獻章等供辭蓋多修飾抵賴假令慮其兄弟俱至曳白其弟棄其所作請寫兄卷而想其既呈之後則日勢雖早程限尤促必當兄則寫卷弟則卒篇忙急呈納而今以善書之兄袖手闕坐筆劣之弟一邊製文一邊寫卷自取窘速者豈近於理哉其間情節昭然可見而前頭該府反覆查驗則必不能終掩臣固不欲徑辨而崔錫恒之疏因臣疏論試題一款替人橫擔怒氣蜂勃臣不勝駭怖今雖以其疏所謂李

整出題李彥綱傳示之說觀之亦可見其商議實狀而今乃先自生疑謂之臆
逆粧撰白地捏造其亦異矣設令試題事真如其言歷抵得實之後其可以試
題之略相點化有所容貸耶題若脫空不得成案云者其意所在亦可謂太無
嚴矣且整事今方在查究中雖其黨援宜不敢徑先訟辨而汲汲投疏至以蓄
疑求罪擠之罔測等語直欲成定是非於未及勘覈之前國體之不尊朝綱之
不嚴臣竊寒心也又曰臣未知錫恒何人蹙鑠臺閣惟意所欲臣恐其居崇高
之任長此不已將無所不為也掌令徐命遇駁論曰疑人於不當疑之地自歸
於憑藉擠陷之域出題一事既歸虛套接膝相議之說實出捏造而至如無所
不為等語尤極悖謬請遞差從之實與真似等○丁亥以沈宅賢為掌令李世
瑾為正言鄭纘先為副修撰梁聖揆為輔德吳命恒為副校理朴熙晉為獻納
○己丑初刑曹判書黃欽遞後以金錫衍代之李東菴為參議錫衍累違召命
上以為不念分義事體未安命遞差時吏曹無行公堂上不得開政差出
上命吏曹參議有關之代問于大臣差出以宋徵叡為之○月前大臣備局諸
臣引見時上以前府使柳星明爰辭問於大臣諸臣星明即赫然之上曾以其
對稟處領議政徐宗泰曰柳赫然以累朝宿將必無與知逆謀之理其時按

獄大臣傳之生議者亦多稱冤若果有冤則伸理無不可而逆獄事體重大在外大臣有其時在朝之人廣加詢議而處之似宜判府事李濡曰聞其時鞫廳大臣以為赫然屯軍作隊外無與知之迹至於減死定配而因臺啓更有處分云其時大臣既以為無與知逆獄之事則其子孫之稱冤無恠矣左叅贊趙泰采兵曹判書崔錫恒以下諸臣皆以廣詢處之為對而錫恒則曰通謀逆豎云者庚申推案所無而始發於甲戌後臺啓此則或可伸雪而至於復官則似難輕議副提學李健命曰庚申臺啓初發時先臣以諫長欲傳啓而適移外職未畢臣何敢更有所達乎其時臺啓以伊川團東連婚近宗為其案矣承旨黃一夏曰赫然外孫為福寧之壻故人或以締結貴宗疑之矣上曰赫然罪名只是連婚貴宗屯軍團東而已伊時處分子每有未審之心矣詢問諸大臣後稟處可也上又以李元禎事下詢宗泰曰逆豎逆節專以體府為資而元禎既請復設體府事涉重大亦當依柳赫然事詢議諸大臣而處之濡以全昧獄情不敢陳達為對諸臣亦皆以博詢諸大臣而處之為言健命曰庚申逆獄屯軍體府兩事為最緊考其文案後可以詳知矣上亦令一體問議於在外大臣而處之其後宗泰上劄以為臣於赫然事以其時大臣傳之生議陳達而近聞

其秋獄諸大臣所論列不翅嚴峻槩以罪不可生為言深覺瞿然據實自列瀆亦陳劄引咎至是禁府詢問于在外大臣領中樞尹趾完以為孝廟朝故相臣李浣與柳赫然俱受將任而浣則律已守法用人必擇持重赫然則喜變更好新奇用人必取小技臣內舅鄭太和嘗嗟惜赫然之不以浣為準慮其他日不得其死自古將臣一入逆獄鮮得脫免而年久之後哀死而雪冤者亦有之赫然之事宜若為比而故判書申汝哲心傷其冤欲一陳達尹就商金重器羅弘佐等皆欲訟冤此可見其有異於國人殺之者又於李元禎事引金錫胄之言為證曰甲寅後有復設體府之議李元禎為人虛踈輕信人言率爾陳達本出無心而萬松以此歸之於逆黨之地千萬冤抑也元禎之有罪無罪已所詳知故於其謫行作書慰問且有贖物再入鞠廳聞有刑推之命欲為請對暴實而未及周旋云此乃金錫胄之對人屢言者也其言可信謹以獻焉判中樞李會以為兩人被法干係逆獄王法至嚴必明其可原然後宜有所處分其特獄案若更覆閱宜有可驗之端判府事李順命所云會議朝廷之說庶不失審處之道判中樞崔錫昂尹拯再問而皆不對上教曰領府事獻議極其明白人臣之罪莫大於推戴而如有冤狀終必復官以懷恩君德仁事言之故判書張

善激李正英等陳其寃狀其後因外孫上言出給家產又因李復馨上言議大臣有復官之命柳赫然事前後鞫獄俱無與知之跡初雖迫於羣議處分如此而既知其寃則到今復官未為不可李元禎亦無與知之事而初未審察終斃杖下此所以一體下詢也此事何至會公卿議乎依前復官爵政院以姑寢成命俟登對時更詢而處之之意覆逆答以詢問大臣諸臣後有此判付未知其太遽也是後掌令徐命遇發啓並請還收兩人復官之命曰赫然所坐既係鞫獄及至秋獄鞫廳以罪不可生陳達處斷則有難伸理逆堅構凶專藉體府元禎雖無通謀之事干係深重亦難輕議上亦不允○持平宋成明上疏言今此科查有何難處而自初禁堂刑官紛紜違牌此已寒心仍論黃欽金錫衍之必遽乃已非一心奉公之義末言科後嘵嘵蔓成大獄相臣卿士率皆慄慄俟罪獄事不可遷就請責勵禁府刑曹堂上速完查事上以當留意為批○癸巳以刑曹判書望單字命問於大臣從二品中加望以金鎮圭尹趾仁加擬以金鎮圭為之李堦為大司諫盧世夏為掌令趙翼命為文學南致熏為刑曹叅判洪禹寧為弼善○江原道橫城地牛產犢一體兩頭○甲午平安道安州大水人家沉沒四百餘戶价州寧邊人家漂流過二千餘戶○召對玉堂官○乙

未憲府論前府使南宅夏等聯名呈狀以為其始祖英毅公懿羅代名臣俎豆
崇奉而祠在英陽地本縣縣監朴弼文發怒於裔孫南晉明之呈狀發遣人吏
封鎖廟門土民之辱官長自有當律而封鎖先賢之祠則曾所未有之駭舉請
令本道嚴覈啓聞處之從之○執義韓永祚上疏論柳赫然李元禎之不可復
官曰峽兵團束體府復設即庚申逆節之大關揆而兩人或不稟朝旨擅自作
隊或粹變前見力請必復負祀之至重如何哉赫然亦不能全諱不過推諉於
積所指揮創設新軍何等重舉而乃不審知其稟旨惟積言是行乎萬鐵則曰
旗鼓工匠節目等事赫然極力顧見又曰堅以為柳公可倚信元老則曰堅以
不可不團束之意抵書赫然赫然答以當依節目施行云而至以親見其書為
言又曰以胡服粧束屯軍出其不意聲言虜至而以體府壯士動兵於內則赫
然必無他意事如反掌云云以此見之則又不但團束屯軍而已朝家以赫然
為宿將授以重兵反為逆豎所倚藉諸賊之招如是狼藉其可護以無與知之
迹而有所容貸哉元禎之體府復設其前後反覆判若二人元老供辭以為體
府復設將為拊地挺昌供辭以為拊之所與相親者士大夫中則元禎頗為親
信云元禎之所自辨者乃欲引重於故相臣金錫胄泮中酬酢之語蓋錫胄此

言雖出於一時權辭而當元禎之再請前席也錫胄終不參涉且元禎之來訪也
以不當復設為答此果可為元禎之所誣引邪元老初所上變者多有隱匿
故逮問未究姑從末減及至秋獄根抵實露俱被再逮而赫然則以其知情之
迹未著酌處賜死元禎則逮問與嚴刑皆出特教只以頑忍不輸情而斃於杖
夫豈有一毫可伸之寬邪在外大臣所伸救者盖多用其子孫供辭中語而金
錫胄若真知其寃則為國親臣何終無片言於朝廷乎設令錫胄初有抵書之
事此在情節未盡露之前其可以此為秋獄之証乎今以一大臣之意乃有此
處分豈非未安之甚者乎答曰兩人之事既知其寃今茲復官少無不可也○
戊戌召對玉堂官校理李夏源因文義白曰李碩寬因䟽決蒙放不必追罪而
近來有勢力人冒葬於大村之葬甚多雖不可一一查掘而因事現發如碩寬
者則使之掘移以懲日後不可已者 上命占葬於人居近處者各別禁斷○
辛丑領議政徐宗泰備局堂上趙泰考尹趾仁請對宗泰曰白山定界永杜犯
越之患兩國俱甚便利此事宜有陳謝之舉而謝恩使行中豹皮五張又為燧
除此亦不可不兼陳謝意 上從之命節使兼謝恩使宗泰又曰茂山人韓廷
弼曾經守令非不知邊禁至嚴而假托主將作為私書教誘民人犯越斫木極

其狼藉雖不輸情衆訂俱明依監司狀請象示似當諸大臣之意亦如此矣泰
考曰罪狀則當直用極律而承教前經先處斷有違法例拿致王府施刑取服
似好趾仁以為別遣京官嚴刑得情似宜 上曰自前雖不承教直為處斷非
止一二許沙僉使張後亮以荒唐船事象示 仁廟朝李炷以賣國之罪直遣
都事象示中路廷弼使之境上象示可也又命廷弼符同人蔡有隣蔡元赫一
體象示又以常時不能嚴飭之罪茂山府使李纘源命拿問北兵使張漢相以
不即上聞之罪命罷職監司李善溥從重推考監官崔益厚等十一人刑推後
使定配他道豐山萬戶李裕白以不能禁不即報之罪亦命拿問宗泰曰茂山
人蔡震龜私率地師占地於豆滿江越邊事雖未成罪則甚重諸議或以為當
用極律或以為當用次律泰考趾仁亦皆曰減死遠配為宜 上從之宗泰曰
海西所捕荒唐船十九隻數百人 日前監司李集以捕報事啓問當依彼國言入送而此則明
是漁採船入送有弊今姑放還以此意通報似好泰考趾仁皆以為後弊難防
不可不入送 上曰今番則入送此後則隨現逐送事分付海西可也又因宗
泰兩白北路定界處土築木柵設標事命本道待農隙使守令邊將隨便為之
○壬寅以柳述為執義具萬理尹就履為掌令吳命恒申鐔為副校理李明浚

為修撰洪重休為副修撰吳命峻為黃海道觀察使金始煥鄭雲柱為持平李秉常為兼說書○癸卯平安道熙川郡大水丁銀知等一百九十餘名滄死或壓死命舉恤典○乙巳以權益寬為持平黃欽為禮曹判書○召對玉堂官校理吳命恒因文義白曰近因凶歲賑賚至有賣爵之舉向者義州以補賑請得空名帖而廟堂許之賑荒之策不得已如此而不宜濫雜且譯舌輩若得北京一張朝報則不辨真假輒加賞賚尤當戒之○上然之○丙午刑曹判書金鎮圭上疏論蔡震龜遠配之為失刑震龜事見上引見說話曰邊民犯越未嘗計其事之成不成而斷以一罪則何獨於震龜以其未及入葬而曲貸乎况震龜欲掩其犯越之迹做出大紅丹水真豆滿之說其用意痛駭而今乃不用其所嘗用於窮民之法豈不為失刑之大者耶答曰震龜之罪與廷弼有間滅死遠配盖出酌量也○丁未謝恩使朴弼成閱鎮遠柳述入來○上引見慰諭弼成曰臣等入去時到瀋陽適逢穆克登之行言今番方物亦必除減云矣果如其言而通官輩皆言克登為我國周旋不持方物蠲免定界亦必善為之云克登之為我似可信矣又曰彼皇貪財好貨拜官皆以賂得商賈之潤屋者輒授職級民不聊生怨聲載路往來館中者無不斥言如是矣又曰皇長子幽囚已久其子已長

成而未有婚娶故皇帝促令成婚而明年乃皇帝年六十宜有大赦勅行當往
朝鮮云鎮遠曰臣到薊州有一老人動止異於他胡臣招來問其姓名則答以
朱言又問姓貫則以不敢言三字書掌以示曰俺是皇親槩問之則以為神
皇弟四子名毅然為其曾祖毅然子忠誠思誠子倫即其父也問韋代之際何
以得免禍耶曰俺父東征流賊不得還仍居此地變姓名為丁舍章也仍諦視
臣等衣冠有感愴色墮淚嗚咽又問南方有警云信否答以廣東海賊實則皇
明之孫張飛虎張萬鍾皆其將也出沒海中軍聲大振清將四人敗降而福建
地已有其半云胡人一言便索其價而此人為索價其所愴感似出誠心且
問於主人則以為其人乃丁舍章云變姓名之說亦似可信但神宗子即泰
昌而其諱常洛毅然以神皇之子名字不同是可疑而未及詰問矣且在北
京時聞序班所傳張萬鍾之子作梗山東又有鄭元軍率海上軍以定胡扶明
四字揭旗所向無敵略與朱言所傳相同矣還到山海關又聞教授井姓者言
以為外患不足憂而皇長子與太子仇隙轉深蕭牆之患可憂也書狀官柳述
方帶執義筵中申前啓上不從是日述停柳赫然李元禎還收之啓副校理
吳命恒上疏以粹當登對汲汲擅停為可駭請亟行譴罰答以獨停重論誠可

駭然特命罷職修撰洪重休疏救之 上不納○庚戌以俞命疑為執義洪禹
寧朴萬普為掌令南一明為持平李晚堅為應教金相元尹聖時為正言許玠
趙道彬為承旨○辛亥慶尚道蟲雹有大水全羅道珍島等處有蟲穴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實錄卷之五十一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實錄補闕正誤卷之五十

一

三十八年壬辰正月丁亥持平金東弼陳疏引俞集一之言伸救趙大壽

賜例批

原疏批
吉見上

○戊子俞集一因金東弼疏疏陳委折略曰己卯榜出後考官

趙大壽疏中以俞世基試券言其可取為辭而臣亦以試官與之同坐他考官大詰世基對策取舍之際大壽則無一言可否於其間臣實目覩其疏乃如此終被大何而無辭自白心常為訝前後以此與人酬酢者有之矣 上賜例批

○三月辛丑前判書尹以道卒

年見上

以道少以駢儷名晚登朝歷官內外及按

湖西李翔時在全義地挾勢充隱素多不法狀利獄貨疏證奸淫以道狀發其私翔卒以此罪死世多稱其剛果翔族大諸子弟迭處權要以道中螿落拓末年以大耋陞八座至是卒 ○四月己卯副校理鄭栻出謝新命史臣曰栻之去冬一疏獨持公論而其儕流之病於黨私者嗔謗滋甚栻不少屈辨之尤力李塾吳命恒輩至斥其心術登於章疏栻以所遭至蟻前後除召之下積有擿捭至是始免勉就職 ○右叅贊尹世紀上疏陳戒請祛偏係守舊章恐懼災異益懋誠實願養玉使亟盡保畜廣招博識經行之士以資輔翼春宮之方又曰願

此數款實皆今日急務此外亦有區區誠悃欲一仰陳者昨日次對匍匐入侍
意實在此而引接頗久日勢已晏臣亦精神昏聩不得一言而退顛迷之狀臣
亦可見云云 上賜優批史臣曰世紀自經鈇獄以來重得心神迷罔之症凡
於事為多不省識雖嘗承司馬之命而不速朝堂蓋久矣惟以 主上尊號之
未進居常恨鬱忽於昨日扶病請賓廳自言今欲以尊號事仰請庶幾未死之
前得見盛儀大臣止之而不聽及入侍亦不果陳達退而上此疏○五月乙未
上引見大臣諸臣於宣政殿憫旱慮囚放金春澤撤吳始復圍籬出陸 上
以春澤放送可否詢問諸臣領議政徐宗泰對曰既已減等勿論似宜判義禁
趙泰采曰當初罪名既不明而又已減等則徒年之後不可仍之 上曰春
澤之名數入於獄事其行已之不善從可知矣然既是減等之人日後如有罪
雖可更送而今番則放之 上命仍始復泰采曰始復以崇班之人探問內間
服制於中路人處實是莫重之罪而十年梏棘可懲其罪十年天道亦變古亦
有老病窮獨者特為放送之例此亦出置陸地未為不可矣宗泰亦以泰采言
為可而繼陳之判中樞府事李濡李願命以為當初罪名既重自下不敢輕議
同義禁南致熏右副承旨李東菴等皆以泰采言為可 上曰始復罪名至重

故前冬疏決及今番皆仍之矣宗奉泰采更申前說力請出陸上曰圍籬年
久則亦有撤圍籬之道始復之絕島旃棘已過十年出陸撤圍籬可也○六月
乙卯前縣監邊震一等假托應旨為罪死人李翔訟寃上賜批責之曰李翔
之罪非比難明而疏請伸寃雖曰為師殊可駭異也○庚申持平權益寬以李
健命疏請寢絨問引避自辨略曰坐製場外入呈試所果有是事不可置之誠
如聖教而充滿直房之說出惟意之言迭陳於章奏元無指摘按治之端獨
健命所傳既曰親聞其人則何可以言出宰臣而不為按問乎果如是則科場
奸濫之事雖入於宰執之耳終無上聞之階又絕覈治之路其所關係誠不輕
而重矣况三司同主言議玉署且居近密凡有事關法網固宜隨聞畢陳且掌
事官拿覈之請既發於前席則舉子按問獨為別樣事耶經幄之長尚不肯為
殿下盡言則堂陛壅隔孰有甚於此哉至若塞責彌縫等語尤出常情之外
誠未滿一哂也今科不嚴之說諸臣亦既備陳而唯此健命所陳外製一教尚
欠登聞故臣果發啓於入臺之初其意只在於嚴科場而杜後弊也上賜例
批原批○癸亥副提學李健命又以權益寬避辭上疏自辨仍陳五可覈末
又曰茲事委折前疏固已略舉而今請詳陳焉此非今日始發者在三月初臣

諸備局坐中有先發此論者其時在座諸宰莫不聞知厥後臣與重臣略相酬酢於私室者久矣日昨李坦之家重臣指李彦綱忽又引發茲事而為問臣答以備坐參聞之人亦方在此則此事吾豈別有所知乎傍有一重臣指趙泰笑謂臣宜被不發告之罪而其言似出於朝謹故臣亦笑而答之前後事狀不過如斯臣意前日酬酢之重臣必不以私語浪播於人故臣答以備局衆聞之辭在傍臣臣之重臣必不存深意於其間故臣謂之朝謹矣不出數日臺章果發而到今泛應朝謹等語皆為臣罪案今此憲臣即兩重臣一家至親伊日說話固宜詳聞而黃緣操切乃至於此豈臣意慮之所及哉臣不慎樞機接膝笑語之間不覺機括之自觸細究厥由罔非自取尚誰尤哉原疏批音見上上賜批責其愠怒

○上召對玉堂官侍讀官吳恒白上曰向者通信使等以奉使不職朝

家既已論罪而至於司諫權遂疏下教所陳實有稱寬之端自前日本信使於彼中創贈之物或不受或受而留諸馬島以除我國所輸今此信使亦留置而未云此固非難知之事也且聞彼中所給下及篙卒此輩之齋來物貨賣諸場市元非異事而連亘數里之說厥有委折信使一行所帶大較四五百人越海經年之行各持四時衣服又有彼中創送方物其卜馱奚止連亘數里乎在外

臺臣之過聽而陳論雖無足恠在信使殊極憫然矣 上曰誠如儒臣之言子亦已知其不然矣泰億自論李東彥等事重忤黨人必欲甘心矣及有使事乘機逞憾醜辱不已自朝廷已施削黜之罰而猶且齟齬遂有權倖之疏故命恒為之伸白如此然泰億守幹皆才敏長於文辭而無確操久遠識邦彥尤輕佻無可觀專對之日識者已慮其非才後果生事致有噂喏○甲子工曹判書趙泰考以李健命疏論陳疏自辨略曰移乙之怒指意非常至以笑語之間機括自觸為辭臣不勝駭然今月初一日臣往見慶尚監司李坦諸卿宰多來會晚後健命亦至酬酢之際語及庭試雜亂之事而子曰儒生有丹鳳門外製呈者曰何以知之則云親聞儒生之所自言臣笑謂之曰誠如是則其儒生極無狀今何不發告云爾則滿座大笑而罷此非一人之所獨聞臺臣之聞而啓之不是異事若使臺臣來問于臣則臣固不必掩諱而適未之有問耳令以論啓之臺官謂臣一家之人執以為詬臣之欄柄誠可笑也夫陽與人諧笑而陰嗾人彈論臣本不效此態也 上批以疑入太甚所失在彼為答○持平權益寬又以李健命疏陳疏自辨末又曰宰臣發言之翌日臣亦追聞於離亭衆會之中場外製呈之說人莫不為駭此臣啓之所以發而今宰臣於此一欵則糶糊說

去必欲周遮雜陳他說以眩惑 上聽而至於攙引臣一家兩人大加疑怒勒
定傳言之階以為箝制臣身之計如使今日朝廷少有紀綱人之為言敢如是
肆然耶 上賜例批原批 旨見上 ○壬申 上引見大臣諸臣於宣政殿領議政徐

宗泰因 上教請以李健命疏中五可覈及自外製呈者一體明查又曰李整
之承牌後還家固其大段失誤而第聞整錯認庭試試官舊例而有此云蓋庭
試試官本無牌招之規受點之人在家承聞曉請闕下故整自前慣此今茲之

事或是老昏而然矣李健命事當初權益寬以私室之語至請緘問未知其得
當而然自 上既允臺言則健命據所聞直陳可也而終無所言健命亦非矣
上曰然 ○六月庚寅太司諫李宜顯以李獻英等供辭及崔錫恒對疏引嫌

自辨於錫恒益肆噴薄至曰巧字之目世自有人而反以加之於臣其言之惜
刻有不忍聞云云 上賜例批原批 旨見上 史臣曰宜顯之避辭專出於億逆語不
成說窘迫莫甚其用意陷人之狀誠不忍正視也 ○辛卯掌令徐命遇駁論李

宜顯略曰前疏所論出題一事既歸虛套接膝相議之說實出捏造而及其重
臣據實疏辨之後理窮辭屈無可辨明則乃曰何嘗有密議用情前後之言自
相矛盾疏論之專出抑勒即此可見至於無所不為等語尤極悖謬公議俱駭

請遞差 上從之○刑曹判書金鎮圭上疏辭職曰趙銘柳敏廷今當面質矣
銘因李健命所告而逮問則其所言於健命者渠已自陳今其所按者敏廷之
招教誣一歎而已然茲事之發既因健命健命即臣妻黨臣於此亦豈無所礙
耶又以李塾歷抵舉子家方推問其從人而李賓興亦因諫長之指以為傳說
此事見囚金吾矣從人推問固不干於賓興而賓興於科後嘗有言於臣而諫
長還朝之後臣未曾相面通書則其所從聞必自有其人然既指告賓興賓興
為臣中表再從之戚則臣之以此按塾者似不便矣 上令勿辭○乙未及第
李真仍供辭略曰矣身試券初出於朴鳳齡所考之軸考官或不無訾毀者鳳
齡終始力主屢爭於命官之前必置高等而後已鳳齡既非所好於矣身者則
矣身科第有何毫末可疑之端耶今科風雨迫急之際爭先呈券無數委積則
其不得續續填字理勢固然安重弼李萬維兩人之券俱在百四十軸之後去
腰中又加遠此時寧有續續填字之理乎若以今春曹懸錄必為可信之案則
安重弼趙鎮禧俱以未時呈券懸錄而鎮禧之券編於黃字重弼之券編於賴
字黃之去賴其間至於一千三百餘張之多一時同呈之人字號早晚之懸殊
至於如此其不可以呈券之早晚斷其編字之先後也明矣禁府啓請刑 上

令議處○李獻英等再招略曰初招既納之後聖明以議處判下者有日而諫
臣欲有所言則向日疏中何不提論而始乃強為引避於屢日之後其意以為
該府直為稟斷則無以加之罪故惟恐其或脫必欲以此為更推之資吁亦異
矣且該府議啓中有曰風雨急遽之際京外舉子過半曳白而同筆寫呈一入
於六十張之內一入於六百張之內俱在選中臺疏蓋由於此云究其語脉則
以今者舉子曳白之多致疑於矣身兄弟之獨能製呈此有不然者柑製時刻
比庭試尤促而亦有一人並書兩券至於參選則家弟之並書兩券而得呈於
限內者不是異事况六十張之於六百張其間晷刻不為不多雖鈍作拙書之
人限內之僥倖製呈有何一毫可疑之端耶云云禁府啓請更推原供議
略有能文名獻章則不嫻於文辭意外聯璧科作俱佳世皆以為逢其宿構適
會李塾承牌還家而獻英又其洞人親好者此黨人所以憑藉成罪而試題既
非塾所出獻英等中選又不出於塾手必欲驅之於預題行私之科者直是鍛
鍊手段在獻英之道果是宿構則惟當直陳其解迨逢題之狀而只以出題被
選之不出於塾自明其無私可謂理明而辭直今乃畏罪遠嫌而自陷於告君
不以實之科豈不可慨也哉○壬寅李塾再招其論試題事略曰至於接膝相

議非他試官所與聞云者亦甚陰巧有若矣身與藝文提學密密咕囁私相謀議者然人之為言胡至於此矣身聾病特甚雖比肩而坐非高其聲大其言則不能聽解况崔錫恒以崇品居於西壁之首金字杭李彥綱以次列坐皆居矣身之右則所謂接膝之說已歸虛套而設有相議之言亦豈矣身聾耳所可獨聞者乎其論歷抵之證略曰賓興諉之於禎興禎興又諉之於尹彭壽彭壽又引其稚弟及主家兒奴所謂禎興即賓興之孽六寸也所謂彭壽又在禎興之廊則其乞丐無依亦可知矣而改頭換面逶迤屈曲其間情狀不難覷破云云禁府啓請更推彭壽等○癸卯判決事李震壽以李塾招援引兵曹堂上疏陳事實略曰臣於春間忝叨騎曹佐貳庭科前一日入在內省矣考官望出後不多時李塾承牌來到臣直廬使下吏書進字於政院仍語臣曰庭科試官各在私次受黜後進詣闕下乃是故例云而旋即出去臣未諳前例之果如何只泛然聽過而已俄而本曹參議臣任胤元及洪重夏南就明諸人亦以見擬考官望之故相繼來到仍留臣所待落點臣意以為試望中人不宜異同故作書以報塾則塾答以舊例不然之意矣其間委折不過如斯云云上賜例批○乙巳持平金始煥疏白李塾寬狀兼論門事略曰李宜顯疏以為李塾知文衡之

必不主試汲汲還出李塾供辭以為詰問還家在於午前文衡特罷在於深夜何以逆料文衡之必不主試云兩言緯繆如此李塾還家及文衡特罷命下之時宜有一番查明也宜顯則以為塾同參合考之狀試官有目見而傳說者塾則以為合考定次時無干預之事諸試官之所目覩兩言相左又如此而諫長所謂傳說之考官李塾所謂目覩之諸試官亦宜一番緘問也彭壽供辭中其家門外大石之有無亦可審覈且甲戌則跨于牆上而見之云夫以十九歲兒奴白晝跨牆壓臨人家殊不近理此言亦涉可疑大抵肯綮專在試官之用情舉子之外製而若題既出於李塾之手吳遂元之文又是李塾之所抄上則儒臣諫臣之疑其用情容或可也而題不出於其手券又上於他軸則設有懷私之意實無用情之地賓興所引之類雖欲質言其歷抵而自不免為脫空之歸矣試題一欵則崔錫恒之跋既已明白說出而其在重獄體之道亦宜緘問於間坐兩重臣而吳遂元試券抄上之考官亦令自首則其間事實可以詳知諸試官俱是卿宰侍從之人則其言輕重顧不愈於稚兒童奴之所證耶若論外製之迹則只在敦化門之開閉而已敦化門果洞開則雖無銘致大外製之言科場之不嚴可知敦化門若閉鎖則銘致大雖曰出製於門之東挾其言自歸

虛套矣。闕門開閉極其嚴重，雖以時御所言之各門管鑰之出納，政院實主之。大庭試士事同親臨，其日闕門之開閉，掌試承宣自當檢察，而伊時承宣再疏陳敦化門金虎門並閉之狀。今此假衛將姜弼文之招亦以舉子入場後即為還閉，為言承宣之疏衛將之招若是明白，則其言之可信亦不愈於武所作奸之致。大鄉曲流丐之趙銘乎？且聞科日舉子困於沾濕羣聚乞哀於試所，皆請開門許出，冀免死傷而試所不許，則先呈之後始得迸出云。闕門洞開，果如銘致大之言，則舉子輩固當任自出去，顧何待煩乞兩請開耶？且承旨持書題出入，雖由於丹鳳門，再次往復之時，日勢已晏，路過敦化門前，則豈有目見其東挾洞開而不為驚問，嚴加防閉之理乎？只此一款已可驗其敦化門之元不洞開而禁亂官元澤之招以為向夕未到，則闕門牢鎖，無雜人出入之事。致大則自謂書呈之時日已昏矣，所謂昏者比向夕尤暮。元澤雖曰晚到，致大書呈之時則元澤固已來坐果有外製入呈之事，則元澤亦豈不見之乎？其所違錯非止一二，則不可一向平問。宜令秋曹嚴刑得情也。况聞致大銘於陳疏，儒臣或為切近之姻婭，或是養養之孽屬，而彭壽甲戌於賓興，或為孽從夾雇之寒乞，或是一家使喚之奴僕，則其驅使慙息，易以為力，其所援引立證，皆出於此類。

則中外之惑職此滋甚而獨 聖上未之知耳云云 上令該府稟處○丙午
判義禁趙泰采因金始煥疏上對疏略曰今此所覈李整事只是歷抵一欵則
其在按獄之體惟當以諫臣所指告者次次憑問以得其虛實而畢竟歸一之
後則用情與否自在其中若有更為覈問之命則該曹只當奉行而已其何可
突然提問於歷抵未究竟之前耶禮講知面之說科前歷抵之事彭壽甲戌同
為納供則其挾居之寒乞一家之奴僕果如憲臣之言其將諉以乞兒奴屬而
置而不問耶臣實未曉其意之所在也 上賜優批仍寢稟處之命原疏批○
丁未持平金始煥以 上教及趙泰采疏引避自辨略曰今此查事雖在於歷
抵一欵而所謂歷抵之事實係科場之用情與否則禁堂疏中文衡之坐罷合
考之不參皆不係於歷抵而自是題外云者臣誠莫曉其然也果使李整知文
衡之必不主試汲汲還出合考亦果參涉主張而試官有目見傳說者則用情
之疑勢固難免此誠不可不詳覈而亦非臣今日之始發當初諫臣再疏中盛
氣論列以實其前言之不誣而其疏所論他事舉皆查究無所遺漏則此兩事
亦宜在並令覈處之中較然明甚而李整供辭又以還家在於午前特罷在於
深夜為其自明之端至於合考時事乃以命官之所詳知諸試官之所共見縷

縷為言而命官及諸試官亦懷不安尚無疏辨之舉未知其時事狀之果如何而設令命官以整供辭謂無一毫差爽諸試官亦言其實狀如此其將以兩兒所證歷抵之語歸之於真可取信而試場事實則終不一番查明耶此獄肯繁都在用情一着而欲審用情之虛實則試題緘問之外即今所未查出者還家之在於文衡違罷之前後也吳遂元之試券出於某軸也合考時參涉可否事也其中試券之出於某軸即臣所論而餘外兩款則本是諫臣所首發者也今以諫臣所指告既謂之次次憑問則其不可不一體詳查得實而處之也明矣從前重獄未及究竟之前苟有可問之端則臺閣之或疏或啓仰請明覈者前後非一蓋以查事既了則雖有可問者言歸後時故也若於獄案未完之前提論案治之得失則固或有徑先之嫌而臣之所論列只就本事中可查之端而論之而已實無他意於其間承此未安之教莫非臣平日言行不能見信於君父之致撫躬自悼尚何言哉 上令勿辭○掌令尹就履亦疏論科獄略曰今此慶科之後流言喧騰臺章沓至宜其有窮覈之舉而伊時考官即重臣宰臣三司之臣也囚其儻從覈其疑端殆不近於以奴證主以卒證將乎國家之綱紀四方者惟在體統之維持考官行私果有形迹則直為拿訊依律科罪固無

不可而今乃借儻從而證行私之迹信童駭而求歷抵之實其虧事體辱朝廷已不可言而亦恐有歎於禮使羣臣之道臣竊惜之末又論柳赫然等復官事

上嚴批責之

見批上

○刑曹參議李東菴以與判書金鎮圭異見疏陳事實略

曰今此歷抵外製之說始發於諫臣宰臣之疏而外製之人則因宰臣之指告雖即現發歷抵之證不可緘問於臺臣乃有究問儻從之舉而各人之招皆以為元無歷抵之事承牌往還之路明白指陳如出一口獨鄭夢先稱以中路落後故不知歷抵與否其日轎子軍姓名亦不能記得云者似有欺詐之迹而更招中以科日當隨入試所欲為預先入匙襦衣笠帽等物亦當收拾持入而過去之路適由其家近故使挾陪替立而落後且伊日轎子軍非本曹驅從俱是兼帶各司驅從之輪次替立者故不能詳記云者亦不無所據替立挾陪及同行各人等處反復盤問後可覈其真偽當問各人一一不推問而直加刑訊似欠明慎之道且尹彭壽甲戌禁府今當按問則歷抵虛實自當查出儻從各人乃其枝葉姑待彭壽等結末嚴明勘斷亦且未晚矣趙銘前後變辭之狀權致大終諱同接之人已極痛駭而衛將書吏軍士禁亂官書吏羅將等招辭中皆以為敦化兩挾門終日牢鎖元無舉子出入之事云則銘致大之敦化門外製呈

之說已歸誣罔其在獄體似當刑推究問得其奸狀而姜弼文元澤亦自禁府方為推覈以待其究竟更為稟啓之意相議停當如銘致大之情狀盡露猶且不即請刑蓋出於詳慎重獄之意則獨於夢先落後虛實不為盤問於同行各人而徑加刑訊實非平允審克之道臣之意見本自如此長僚終始持難不得歸一臣何可苟然勉從以損按獄之體乎 上嚴批責其立異○戊申刑曹判書金鎮圭因李東菴疏陳疏略曰夢先之於李鑿其緊切非他儻之比決無中路退食之理雖以金戒生招中諸下人皆朝食之語驗之其所假托者自歸破綻况擔轎者之名托以昏迷不記者亦出於欲杜盤問之意其奸狀固當訊問其告壑詰闕日時與儻從言相違則宜姑待日時之窮問各人後以本罪請刑故前及此意於議讞中而允下矣昨又盡覈諸儻從而猶且參差不可以此每稽其當施之訊問此臣所以欲依啓稟請刑者而僚席或以為夢先退食宜查問他儻從或以為金吾方覈整歷抵事宜待其究竟請刑於夢先又或以為趙銘權致大之不請刑者為待闕門開閉之盡覈何獨於夢先而遽請刑其言不啻累累及見其疏則語雖略同聞有差殊者兩臣於此皆有可辨者所謂他儻皆夢先之同隊而又與同囚者其情志之相好可知而渠又自請問則其意在

庶護不以實告者較然此非欲體所可處以公證彼金戒生之一言亦因查問
整往還之時早晚偶發語次而不自覺其有妨於夢先故今若以夢先事問之
則誰肯對之以實與夢先結怨乎恐欲問諸儻者適所以為夢先地也且判金
吾之始以科獄請對也已請令秋曹究問整儻故自初秋曹與金吾並舉推覈
之事未嘗有所遲待則今獨於夢先之請刑謂當待彼云者臣所未曉也至於
銘致大為夢先比對亦有可言者銘變辭不可每每平問不特銘柳敏廷之違
端亦然矣而外裂肯察在於關門開閉則宜待門事之盡為究覈而更稟故臣
已以此陳之矣致大雖不告同接亦當觀門事究覈而處之故臣以致大前供
若歸虛當不免請刑言於僚席蓋以衛將禁亂官所屬所供亦多差違姑未知
果為實狀則按治之體自有先後故也如僚意初果如此則臣之前啓謂同隊
之非所可問而謂待究問日時之差違而後稟刑也何不早為立異前於事之
稍緩時則隨察而聯署今於事之臨迫也則強違而不從臣竊為同僚惜之○
上賜優批批見上古○已酉持平權益寬上辭職疏略曰向者儒臣之違拒成命
賈持臺言不過以事體二字為籍重之資而其遮攔推托之狀固已辨晰於臣
之前疏且臣請緘之事卒乃取決於睿裁至有招問覈治之舉則臣何必更提

煩說也至若兩諫臣疏中以何不指名直斥為言尤極可笑彼奸細之致大流
丐之銘其名字行迹人所不數除非姻婭之屬秦養之家則此輩奸濫之狀孰
得以知之而况聽聞之儒臣亦且斬固不出於請覈之初則臣何能知其人而
舉名直請乎其阿好儒臣操切臣身則可謂靡不用極而獨不念其言之窘迫
不成說耶且儒臣初既曰親聞而再疏則歸之於備坐之傳聞及其問啓則又
歸之於銘之來言親聞傳聞前後差殊而銘致大隨而幻出此已滋中外之惑
而况臣疏既出之後勢不可但已則噂喏之言先播於問啓之前來往傳說不
勝其紛紜而銘忽突出於承問之對致大反出於在外之人那裏機關恒情莫
測 上令勿辭○壬戌刑曹參議李震壽疏論查事略曰夢先果為落後則其
習可駭苟不落後而推并則其情尤可痛也第三日之內既受二次之刑而一
向自明臣意以為落後元非死罪游刑或至殞斃則恐有乖於欽恤之道故以
姑先憑問於在囚諸僑明得其實狀然後更議加刑亦似未晚言于長席不肯
回聽至於欲覈外製之虛實關門開閉宜先嚴問誠有如聖教而伊日舉子入
場後罷場前敦化門之牢鎖不開萬目咸覩國言如一非獨金吾及本曹諸囚
之一辭納供雖以向日儒臣筮奏之請罪丹鳳門禁亂官事及承宣再疏中不

如敦化金虎兩門之牢閉云者見之亦可驗其牢鎖無疑則時刻早晚之差殊
棘圍布帳之有無都是枝葉日昨因吏卒更推中東西挾並開之說雖有金吾
兩囚更推之請而諸供既以罷場時為言則亦豈足為查問中肯綮耶門之牢
鎖既如是明白自稱外製者之事事違錯又如臣前疏所指陳則訊問之舉係
是次第應行之事而不宜一任其遷就况其情狀尤有萬萬絕痛者銘則當初
以出坐門外間家自言於儒臣矣致大則宰臣疏中雖不言外製處所而曾於
備局之坐宰臣已發待漏廳外製之說云爾則此必指致大而言也及至本曹
推問之際兩人所供皆以敦化廡為對者此無他蓋以間家則必有家主難於
指告待漏廳則先有士人之借入者其所譎張於宰臣之言將不免為脫空之
歸故銘輩不獲已猝辨東挾之說以為粒撰眩惑之計其為奸狀如見肺腑

上嚴批責之

批音
見上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實錄補闕正誤卷之五十

(B)
732.55
4724
[v.22]
no.59
0230094

昭和七年二月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二月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2]
no.59